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 同聲

第三卷 第九號

# 冒鶴亭先生廣生詩文潤例

碑傳行狀

每篇三百字以內三千元 逾此比例照加 碑傳用四六者加倍 駢文加二倍

壽文

同上 四六加倍 駢文加二倍 哀祭文同

序記

每篇三百字以內二千元 四六加倍 駢文加二倍

頌贊

每字二十元 有韻之文同

題跋

同上

詩詞

詩五七言古每首一千元逾三十韻另議短古及五七律每首一千元五七言絕每

首三百元至五百元詞小令視五七絕中調視短古及五七律長調視五七言古排律另議

南北曲

小令視五七言絕散套視五七言古

聯語

不逾十五字者每副五百元至一千元

凡來件須附事實或原物 墨費加一五 先潤後作 約十日取件 期限過促另議  
年老病腕不能自書其有來件或因病不克應命時諸乞

鑒諒

先生古文爲吳摯甫先生入室弟子 曾文正公再傳弟子負海內聲望五十年所刊詩文集行世  
亦四十年平時過於矜慎不肯爲人下筆茲經同人懇懇代訂潤格以俟真識

收件處上海洛陽路模範村二十二號冒宅及各大箋扇莊

同聲月刊第三卷第九號目錄

專著

淮海集箋長編

彙輯宋人詞話

宋詞選釋

散文

新刊隨山館詞鈔序

書魏叔子南北史合注序後

張公退庵墓表

雙照教養院記

韻文

疚齋

映庵

俞陸雲

汪精衛

李需湫

李宣龔

錢萼孫

### 今詩苑

映庵一首 墨巢三首 蒼虬一首 嘿園一首 遐長一首 无恙二首

同聲社采輯

### 今詞林

懺齋一首 釋戡一首 羨季二首 英三二首

同聲社采輯

### 遺著

### 百蘭山館古今體詩卷三續

丁日昌

### 新序校釋卷一續

石光瑛

石先生爲 國府主席汪公老友。前年在粵逝世。汪公以其遺著交本刊陸續發表。頃因汪公將爲別刊行世。下期不復續登。又汪公前爲文道希先生刊遺著純常子枝語四十卷。雕版已畢工。有硃本印出。合訂十六大冊。因并附及。以慰學術界之渴望云。

淮海集箋長編

疾齋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後山詩話）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後山詩話）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无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曰。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無己云。荆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余戲之曰。子欲居工奇之間邪。（王直方詩話）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會學。則終不近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爲詩故也。退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爲押韻之文。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爲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梁谿漫志）

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臥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

自不可同年語也。(鶴林玉露)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子游。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曲洧舊聞)

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疎蕩之風不除。(碧雞漫志)

秦少游如時女游春。終傷婉弱。(敖陶孫詩評)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破却工夫。何至作女郎詩。按昌黎詩云。山石荦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遺山故爲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歸田詩話)

秦淮海思致綿麗。而氣體輕弱。非蘇黃可比。(石洲詩話)

右詩詞評。

无咎云。比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也。（侯鯖錄）

晁无咎評本朝樂章。不具諸集。今載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紗云。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然不是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語。而風調閒雅。如攤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天生好言語。（能改齋漫錄）

秦觀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於淮楚。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詞。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芳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瞻於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避暑錄話）

杭之西湖。有一倅。聞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畫角聲斷誰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繞低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稱賞之。後因東坡在西湖。戲琴曰。我作長老。汝試參問。琴云。何謂湖中景。東坡答曰。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琴又云。何謂景中人。東坡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鞦巫山一段雲。琴又云。何謂人中意。東坡云。惜他楊學士。慙殺鮑參軍。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東坡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即削髮爲尼。（能改齋漫錄）

東坡呼少游爲山抹微雲君。（藝苑雌黃）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瀕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却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爲新奇。兼與中有比。意味更長。（鶴林玉露）

王旣。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也。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



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似以江爲海爾。（後山詩話）

後山詩話載王平甫子游。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鬢湏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有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聞之。以爲蝶躐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此類極多。

（野客叢書）

李頎詩。請量東海水。看取幾深愁。李後主詞。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則以三字盡之。曰落紅萬點愁如海。而語益工。（吹劍錄）

秦少游所作千秋歲詞。余嘗見諸公唱和親筆。乃知在衡陽時作也。少游云。至衡陽呈孔毅甫使君。其詞云云。今更不載。毅甫本云。次韻少游見贈。其詞云。春風湖外。紅杏花初退。孤館靜。愁腸碎。淚餘痕在枕。別久香銷帶。新睡起。小園戲蝶飛成對。惆悵誰人會。隨處聊傾蓋。情暫遣。心何在。錦書消息斷。玉漏花陰改。遲日暮。仙山杳杳空雲海。其後東坡在儋耳。姪孫蘇元老因趙秀才還自京師

。以少游毅甫所贈酬者寄之。東坡乃次韻錄示元老。且云便見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其詞云。烏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心碎。聲搖蒼玉佩。色重黃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道遠誰云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覩。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豫章題云。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崇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其千秋歲詞苑邊花外記得同朝退云云。晁无咎集中嘗載此詞。而實非也。少游詞云。憶昔西池會。北闕同飛蓋。亦謂在京師與毅甫同在朝。敘其爲金明池之游耳。今越州處州。皆指西池在彼。蓋未知其本源而云。（能改齋漫錄）

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爲守。與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於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毅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遽驚曰。少游盛年。何爲言語悲愴如此。遂廣其韻以解之。居數日別去。毅甫送之於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於世矣。未幾果卒。（獨醒雜志）

秦少游旣爲千秋歲詞。人尤稱之。秦旣沒藤州。晁无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嘗記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繞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藉草猶相對。灑涕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會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自捲珠沈海。詞中云醉臥藤陰。蓋少游臨終

作詞所謂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无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父嘗寓焉。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父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而未有以卻之者。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得一海字韻。功父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父不復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也。（能改齋漫錄）

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己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那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江爲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題崔微真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无咎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沈海。觀諸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所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剡盡還生者。浣溪紗。脚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以浣溪紗爲涪翁作。（茗溪漁隱叢話）

秦少游嘗謫處州。後人摘柳邊沙外詞中語。爲鶯花亭題詠甚多。惟茵祭酒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後村詩話）

山谷以崇寧甲申謫宜州。道由洞庭。潭衡永桂皆有詩。是歲五六月間至宜。明年乙酉九月卒。年六十一

。以集考之。在宜僅有七詩。其別元明。猶云術者謂吾兄弟俱壽八十。谷亦不自料大期止此。少游在藤。自作挽歌之屬。比谷尤悲哀。惟坡公海外。筆力尤老健宏放。無憂患遷謫之態。黃秦皆不能及。李文饒亦不能及。（後村詩話）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徽宗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曲洧舊聞）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悲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人皆以爲詞識云。（獨醒雜志）

少游臨死。作識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於西方淨土。若王荊公。司馬溫公。趙閱道。必不如此道也。（默記）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爲名流推激。余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效之。似差不及也。（容齋四筆）

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云云。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冷齋夜話 按此條又見茗溪漁隱叢話）

秦少游發郴州。反顧有所屬。其詞曰。霧失樓臺云云。山谷云。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語。（清波雜志）詩眼載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陽暮。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礙。謝莊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晚意。尤爲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旣言斜景。復言高春。豈不爲贅。古人爲詩。正不如是之泥。觀當時米元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裏斜陽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廟諱而改爲暮乎。（西溪叢語）

秦少游南遷。至長沙。有妓生平酷愛秦學士詞。至是知其爲少游。請於其母。願託以終身。少游贈詞所謂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者也。念時事嚴切。不敢偕往。及少游卒於藤。喪還。將至長沙。妓前一夕得諸夢。卽送於途。祭畢。歸而自縊。（夷堅乙志）

夷堅乙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爲作傳。余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旣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余記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忠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爲所侵困。鄒

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志之。失著矣。（容齋四筆）

潭守宴客合江亭時。張才叔在座。令官妓悉歌臨江仙。有一妓獨唱兩句云。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才叔稱歎。索其全篇。妓以實語告云。賤妾夜居商人船中。鄰舟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即倚橋而歌。聲極淒怨。但以苦乏性靈。不能盡記。願助一二同列。共往記之。太守許焉。至夕。乃與同列飲酒以待。果一男子。三歎而歌。有趙瓊者。傾耳墮淚曰。此秦七聲度也。趙善謳。少游南遷經從。一見而悅之。商人乃遣人問訊。即少游靈舟也。其詞曰。瀟湘千里按藍色云云。崇寧乙酉。張才叔過荊州。以語先子。乃相與歎息曰。少游了了。必不致沈滯戀此褻身。似有物爲之。然詞語超妙。非少游不能作。抑又可疑也。（五總志）

唐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秦少游嘗用填詞云。千里瀟湘按藍色。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滕子京亦嘗在巴陵。以前句填詞云。河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能改齋漫錄）

程伊川一日見少游。問天若有情。天也爲人煩惱。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贊之。拱手遜謝。伊川云。卜筮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慚而退。（壘牖閒評）

秦觀字少游。嘗眷蔡州一妓陶心者。作浣溪紗詞。中二句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當戶照綢繆。缺月三星。蓋心字。愛其善狀物。故書之。（泊宅編 按此乃誤記東坡詞耳。少游詞云。一鉤殘月帶三星也。）秦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又贈云。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侍兒小名錄引高齋詩話 按此條又見王直方詩話）

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又贈陶心兒詞云。天際一鉤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葉致遠屢對荆公稱秦少游詩。公嘗有別紙云。秦君之詩。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又云。公愛秦君數口之。今得其詩。手之而不釋。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吾二人嗜好異乎。蓋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呪水。故公有是語。若溪漁隱曰。東坡嘗有書薦少游於荆公云。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荆公答書云。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以爲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異乎。二書所云如此。高齋以謂葉致遠屢對荆公稱秦少游。嘗有別

紙。真誤也。東坡謂少游通曉佛書。故荆公有秦君嘗學至言妙道之語。高齋以謂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呪水。又誣也。（茗溪漁隱叢話 按此條後半段。應入遺聞。以文義不可斷。全錄之。）

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後卻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如是。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坡又問別作何詞。少游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東坡曰。十三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高齋詩話）

秦少游寓京師。有貴官延飲。出寵姬碧桃侑觴。勸酒惓惓。少游領其意。復舉觴勸碧桃。貴官云。碧桃素不善飲。意不欲少游強之。碧桃曰。今日爲學士拚了一醉。引巨觴長飲。少游卽席贈虞美人詞曰。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迴。借問（本集作可惜）一枝如玉（集作畫）爲誰開。

輕寒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爲君沉醉一（集作又）何妨。只怕酒醒時候逝水（集作斷人）腸。闕座悉恨。貴官云。今後永不令此姬出來。滿座大笑。（綠窗新話上）

秦少游在揚州。劉太尉家。出姬侑觴。中有一姝。善擊箜篌。此樂既古。近時罕有其傳。以爲絕藝。姝又傾慕少游之才名。偏屬意。少游借筮篋觀之。旣而主人入宅更衣。適值狂風滅燭。姝來且親。有倉卒之歡。且云。今日爲學士瘦了一半。少游因作御街行。以道一時之景曰。銀燭生花如紅豆。這好事而今有。夜闌人靜曲屏深。借寶瑟輕輕招手。可憐一陣白蘋風。故滅燭教相就。花帶雨冰肌香透。



恨啼烏。曉聲曉。岸柳（案句有脫誤）微風吹殘酒。斷腸時至今依舊。鏡中消瘦。那人知後。怕你來  
濕倦。（綠窗新話上引古今詞話）

少游畫堂春。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之句。善於狀景物。至於香篆暗銷鸞鳳。畫屏縈透瀟湘二  
句。便含蓄無限思量意思。此其有感而作也。（草堂詩餘前集下引古今詞話）

右詞

少游嘗作游仙詞。坡稱之。云。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雪霰零。想見玉清真境上。白虛光裏誦黃庭  
。又云。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闌干四角邊。風掃亂雲毫髮盡。獨留璧月照人圓。又云。天風吹月入  
闌干。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又云。本是廬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  
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山家十賚文。余聞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侯鯖錄 按天風吹月一首  
。墨莊漫錄作納侍兒邊朝華之作。）

陸龜蒙詩云。他年欲事先生去。十賚須加陸逸冲。注逸冲嘗事陶隱居。錫名栖靜居士。十賚。猶人間九  
錫也。秦少游游仙詞一絕。亦用此意。詩云。本是廬山種杏人云云。（娛書堂詩話）

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游。因作詞云。十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留名字。記坐中  
人語。嘗題於壁。後秦少游薄游京師。見此詞。遂和之。其中有我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侯

靖錄)

少游贈坡詩云。節旄零落旣餐雪。辯舌縱橫印佩金。語太不等。子瞻譏集句云。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隋家雞。此詩正類此。(碧溪詩話)

少游題大年小景四首。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小平遠。還我舊登臨。又云。公子歌鐘裏。何曾識渺茫。唯應斗帳夢。曾入水雲鄉。又云。曉浦煙籠樹。晴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盡我作漁翁。又云。島外雲峯晚。沙邊水樹明。想當揮灑就。侍女一時驚。(侯鯖錄)

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預作口號。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然是夜却微陰。公云。使不著也。少游乃別作一篇。其末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却回秋色作春陰。所謂翻手作雲也。(王直方詩話)

秦少游晚出左掖門。有詩云。金雀觚稜轉夕暉。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以爲少游作一黃本校勘。而銜耀如此。必不遠到。(詩話總龜)

元祐中。諸公以上巳日會西池。王仲至有二詩。文潛和之最工。云。翠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彩旗垂。至秦少游即云。簾幕千家錦繡垂。仲至讀之。笑曰。此語又待入小石調也。然少游有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之句。諸人亦以爲難及。(王直方詩話)

王仲至與秦少游謁恭敏李公。飯於閒燕堂。卽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欽臣）已聞璧月瓊枝句。更有朝雲暮雨人。（觀）老傀紅妝翻曲妙。喜逢佳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花去。仙境何時再問津。（觀）（能改齋漫錄）

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有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涵天璧水遙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闐然。觀爲人喜傲謹。然此句實迫於趁韻。未必有意也。（石林詩話）

李尙書公擇。向見秦少游子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紫薇詩話 按此條又見能改齋漫錄）

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爲謝家兄弟。得意不能過也。少游游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呂氏童蒙訓）

少游嘗以真字題月團新碾淪花甕一絕於邢懽夫扇上。山谷見之。乃於扇背復作小草。題黃葉委庭觀九州云云。皆自所作詩也。少游後見之。云逼我太甚。（王直方詩話）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真字題邢懽夫扇云。月團新碾淪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

費。百斛明珠惹秋。少游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滄南詩話）

秦少游和黃法曹梅花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世人謂少游用古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按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游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下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乃知少游實用此事。（能改齋漫錄）

秦太虛和黃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穩。亦無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第二韻是倒字。故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亦是稱韻而已。非謂太虛此詩。真能壓倒林逋也。林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古今詩人。尙不曾到得。第恐未易壓倒耳。後人不細味太虛詩。遂謂誠然。過矣。（茗溪漁隱叢話）

參寥言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之。樓閣過朝雨云云。莘老讀至末句。言者小子又賤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句牽酒伴。猶未獻長楊。（王直方詩話）按莘老所讀之末句。爲平原在何處。十里帶斜陽。）

少游云。夢魂思汝鳥工往。世故著人羊負來。膾炙人口。鳥工往舜濬井事。與羊負來乃蒼耳子。見千金要方果菜門。（猗覺寮雜記）

杜子美褒稱元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章對秋水。一字借華星。致君唐虞際。濟朴憶大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爲祖。以元氣爲根。無乃過乎。秦少游滂郎詩云。字借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韻語陽秋）

太白北風行詩。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詩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如秦少游秋日絕句。連卷雌霓拱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妝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豪而且工。（茗溪漁隱叢話）

友人董耘。饋長沙猫笋。薦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爲賦。薦卽和之。秦少游亦和曰。楚山春笋劇雲空云云。（師友談記 按茗溪漁隱叢話。謂李方叔稱范淳父爲太史公。）

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者。見於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己丑。卒於江陰。而返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爲工。時少游已沒十年矣。（老學庵筆記 按此條又見玉照新志）

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爲黃冠者。十之八九。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妍麗。神仙中人也。

少游挑之不得。作詩云。瞳人剪水腰如束云云。（桐江詩話）

王右丞二月十一日生日。程文通諸人。前期袖詩草謁秦太虛。問曰。右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詩草示之。乃押九青韻俱盡。首云。元氣鍾英偉云云。（桐江詩話）

少游秋日詩。霜落邗溝積水清云云。此語亦豪而工矣。（藝苑雌黃）

少游爲黃本校勘。甚貧。錢穆父爲戶書。皆居東華門之堆塚場。少游春日作詩遺穆父。三年京國鬢如絲云云。穆父以米二石送之。（王直方詩話 按此條又見堯山堂外紀）

少游紹聖間。以校勘爲杭倅。方至楚泗間。有詩云。平生逋欠僧房睡。準擬如今處處還。詩成之明日。以言者落職。監處州酒。人以爲詩讖。（王直方詩話）

少游謫甯悽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殊坦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歡悵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

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閒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有英特邁往之氣。（冷齋夜話 按若溪漁隱叢話云。老色四句。乃白樂天

東城春詩。輕衫四句。亦樂天竹窗詩。二詩既非魯直所作。冷齋何爲妄有學道閒暇語。）

瞿塘之下地。名人鮮盡。少游嘗謂未有以對。南遷度鬼門關。乃用爲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

鮮豔頭船。北人勸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侯鯖錄）

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効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太虛云。嬰豈徒窮荒云云。東坡謂太虛信鍾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是乎。（茗溪漁隱叢話）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山谷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後山詩如壞墻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蝮蛇偷眼避紅妝。豔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宿齋宮驟寒。或送棉半臂。卻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謫藤州。以玉盃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秦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歸田詩話 按玉盃汲水。笑飲而沒。語出冷齋夜話。）

### 右詩

余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文文潛題其後云。余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與。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余。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紫薇詩話）

韓公人物畫記。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故仿之而作羅漢記。（容齋五筆）

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色。（墨莊漫錄）

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同而詞異耳。（茗溪漁隱叢話）

秦少游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識

。諸葛孔明呼爲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鯨客。張建封始署爲校書郎。少游用此當家二故事作

啓。略云。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四六話）

應謂少游曰。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吾少時用意作賦

。習慣已成。誠如所論。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媿。邢和叔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

等子上等來也。（師友談記）

龔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後山詩話）

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後山詩話）

### 右文

東坡云。少游近日學書。便有東晉風味。（皇宋書錄）

有絹臨蘭亭。（見博議。然或議其非真。皇宋書錄）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



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嘗壁者。豈此郎耶。（冷齋夜話）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爲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卷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春渚紀聞）

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相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嘗手錄其全篇。（侯鯖錄）

初符離使君張公翽。圖池陽清溪秋景。攜入京師。蘇文忠公首爲賦詞。又屬秦少游書職位姓名并詞於圖後。一時名士。皆有跋語。字畫端口。信非率爾游戲者。今日輕俊後生輩。乘酒縱筆。題識書畫卷軸。有不著姓名。止題道號者。得不有愧於前輩乎。（清波別志）

秦少游所賦活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蓋未嘗題石也。旣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戶稍修潔。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紙筆借我。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廊廡間有一木机。瑩然。少游卽筆書於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名書之。宣和間。其木机尙存。今此詩亦勒崖下矣。（獨醒雜志）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張文潛集中載中興頌詩。疑是秦少游作。不惟活溪有少游字刻。兼詳味詩意。亦似少游語也。此詩少游號傑出。第玉環妖血無人掃之句爲病。蓋李遐周云。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

衣。貴妃之死。高力士以羅巾縊焉。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污游魂歸不得之語。亦指妃子。張蓋本杜也。茗溪漁隱曰。余游涪溪。觀磨崖碑之側有此詩刻石。前云讀中興頌張耒文潛。後云秦觀少游書。當以刻石爲正。不知子蒼亦何據而言耶。（茗溪漁隱叢話）

王子慶於昆陵得伯時畫草堂十志。卽元暉跋中所言者。與林彥祥所臨本不同。人物甚大。前有奉華大小印。向曾收入劉娘子位者。後有閉關頌酒之裔一印。此雖用劉伯倫事。然於婦人恐不類耳。今錄其書人姓名於後。高郵秦觀書。（志雅堂雜鈔）

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跡。其間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游宦紀聞）

唐州鄭亭湖廟甚靈。秦少游南遷。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憶昔常宿雲老借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摩詰象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云。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借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余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爲示。少游筆蹟也。（冷齋夜話）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

士有之。與此爲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旂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而爲盤龍。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四字。潘墨之體。略有大節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絲。二物世未有也。語曰。良玉不琢。謂不借美於外也。張遇後梁供備使。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於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一作進）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質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疎爾。（後山叢談）

右書

秦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深爲稱屈也。（韻語陽秋）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婚娶會客者。酒方半。一客逕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狂惑。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良久乃醒曰。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倉皇就之。不知其爲水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去不來休。（樂善錄 按仇池筆記。能改齋漫錄。若溪漁隱叢話。並載此條。漫錄後引張君房臆說。謂是楚小坡詩。凡二首。第一首與此同。）

秦太虛云。余爲汝南學官時。得疾臥直舍。高符仲攜輜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輜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輜口莊。洎文

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繞茱萸泚。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歙湖。戲柳浪。濯纓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茗溪漁隱叢話）

秦少游觀桐川圖而愈疾。（香祖筆記）

東坡後集有題錦織圖上回文三首。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爲少游所作。亦非也。（茗溪漁隱叢話）

密雲龍。茶名。極爲甘馨。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廖明略也。（郡齋讀書志）

山谷舊所作詩文。名以焦尼散帶。秦少游云。每覽此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漢之風。今交游中以文墨稱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旁。覺我形穢也。（王直方詩話）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乎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俱白眉。山谷送秦少游。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哉。（滹南詩話）

山谷戲書少游壁詩。有誰饋百牢鸚鵡眼之句。注。鸚鵡以指所盼者。（山谷詩話）

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於壁云。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同。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少游極怨山谷。寄和寂齋詩云。志大略細謹。言蔡州事。少人知者。因此句使人吹毛耳。（王直方詩話）

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於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似相薄。（韻語陽秋）

張文潛雜書有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

西望城壁壕水。或絕或流。多鸚鵡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

蔣山景物。信不誣。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余亦云。與東坡跋秦太虛夜泛西湖。

至善明院舍。舟從參寥。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

憩於龍井。始至壽星院。謁辨才一段奇事。景趣略相似。皆可以畫。但恐畫不就耳。（清波雜誌）

李方叔初名彖。從東坡游。東坡曰。五經中無公名。不可用。今宜易名曰鷹。方叔遂用之。秦少游見而嘲之曰。昔爲有脚之狐乎。今作無頭之箭乎。彖以况狐。鷹以况箭。方叔倉卒無以答之。終身以爲恨。（懶真子）

辨才次韻參寥懷秦少游學士詩。巖栖木食已幡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晝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

。當年步月來函谷。拄杖穿雲冒夕煙。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未離禪。東坡題後云。辨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詩。乃如巧人織繡耳。（風月堂詩話）

秦學士觀。方爲寶御史易彈。不當授館職。余戲秦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而秦不歎。（明道雜志）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或毀詆先烈。或鑿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黃庭堅、張耒、秦觀是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錄。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陸佃是也。皆再謫降。時舊史已盡改矣。（墨莊漫錄）

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拗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尙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溼法也。（老學庵筆記）

右遺聞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子夜聞。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

。父母家貧。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議論。歎光景之遒。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日分攜更不回。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墨莊漫錄）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壻范温。候於零陵。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温、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沒。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二十兩爲贖。湛曰。公方爲遠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送。負爾父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義。非以賄也。湛不敢辭。既別。以詩寄三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又曰。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達。又曰。秦郎水江漢。范郎器鼎鼐。逝者不可尋。猶喜二子在。又曰。往時高交友。宰木已樵樵。今我二三子。事業在燈窗。今集中載晚泊長沙走筆寄秦處度范元實五詩是也。前輩於死生交友之義如此。（獨醒雜志）

秦處度爲韓偓作枝巢詩。建炎間。在會稽。先得兩句云。以語儂曰。大勝商山老。同居一木奴。未知

成篤否。(詩說雋永)

秦觀子湛。大鼻類蕃人。而柔媚舌短。世目爲嬌波斯。(雞肋編)

范內翰祖禹。幼子溫。字元實。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溫。溫亦謹。不敢吐一語。及酒酣歡洽。侍兒者始問此郎何人耶。溫遽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多絕倒。(鐵園山叢談)

靖康間。有女子爲金人所掠。自稱秦學士女。在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之者凄然。(梅磻詩話)

右妾及子女

次齋先生。耆年篤學。撰述不倦。嘗謂兩宋江蘇人。詩以陳后山爲巨擘。詞以秦少游爲巨擘。故於撰成後山詩箋。付商務印書館刊行之後。復欲爲淮海詞箋。未果。頃承以長編見示。喜其採摭之富。有裨於研習秦詞者之參稽也。亟爲載入本刊。以見老輩致力學術之勤。與淮海之流風遺韻。歷時既久。猶彰彰在人耳目云。癸未季冬。龍沐勛謹識。

偶讀南海鄭露所著赤雅。其烏蠻國條云。又十里爲海棠橋。有秦少游筆蹟。因并錄於此。沐勛再識。



## 彙輯宋人詞話

映庵

張世南游宦紀聞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豪縱。自謂晉宋間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南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郎珂程史。最爲辛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黃尚書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間。改之從後題一闕。其詞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拆。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蕊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住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眞草行書。後黃知爲劉所作。厚有饋貺。(案龍洲詞題云。蘇州黃尚書同夫人惠盃遊報恩寺。)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爲殿巖。從駕還內。都人防見一時之盛。改之以詞與郭云。玉帶猩袍。遙望翠華。馬去似龍。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算韜鈴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魚陣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脫稍。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城。氣吞強敵。慘愴塵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餽劉亦踰數十萬錢。

又送孫季和云。問信竹湖。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夫亦何爲。莫是秋來。未能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關情處。向南山寄傲。北澗題詩。人生了事成癡。算世上終無真是非。看雲臺突兀。無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疎雨梧桐。微雲河漢。鐘鼎山林無限悲。陽山縣。問昌黎負汝。汝負昌黎。又嘗於友人張正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壬子秋。予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爲鄧南秀詞。非也。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尙軟。料彼此魂消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疎雨秋風戰。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妝殘翠蛾狼藉。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多酒淺。但託意焦桐執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萬疊。寸心遠。

程公衡。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間。市井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僞齊竊據中原。此說載之沙隨家集中。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爲交友。長於詩。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黃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稿。今載於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棄。卽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爲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蕪無餘。此

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銖識。景紹則大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聲。動空梢棲宿。等閒老去年華促。祇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山。恨驚回難續。其二序云。力修實學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看鷗翻波濺。蘋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峯。破桐陰亭午。列岫連環。溜泉鳴玉。對幅巾芒屨。况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談揮塵。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畫錦歸來。慶長年老母。且盡綠尊。莫懷歸興。聽扇歌高舉。會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三菩薩蠻。闌干六曲天圍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空梢花又開。曲瓊閒不卷。沈燈看星轉。凝竚小裴徊。雲間征雁來。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晴雲歛。煙花澹蕩。遙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雨後梨花幽豔白。悔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探醪釀消息。其五序云。季温老友歸樵陽。人來閱書因以爲寄。(案其五句下脫憶秦娥三字。人來閱書閱字亦誤。)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傷離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其六醉思仙。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煙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鑑。髮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薤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綵鳳遠。玉簫空。夜悄悄。恨無窮。歎黃塵。久埋玉

。斷腸揮淚東風。

予於菊圃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一闋云。望關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麥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鶉衣簞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高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儘風度。又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作摸魚兒。頗爲朋友間所喜。然改之尙未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口口口口口口悵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爲我和之。十載尊前。放歌起舞。人間酒戶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秋。世事幾如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歎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榆關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神州。應悵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隴水寂寥傳恨淚。淮山宛轉供愁。這回休也。燕鴻南北。長隔英游。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行於世。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從觀。平聲。至今謂觀。去聲。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農師。新學行。有詩說傳於世。大率祖半山。後以新法浸異。公紹興間已爲浙漕鎮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熺。置公於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

蓋疾其喜論恢復。紹興末。始賜第。學詩于茶山曾文清公。其後冰寒于水云。嘗從紫巖張公遊。具知西北事。天資慷慨。喜任俠。常以踞鞍草檄自任。且好結中原豪傑以滅敵。自商賈仙釋詩人劍客。無不徧交。游宦劍南。作爲歌詩。皆寄意恢復。書肆流傳。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處而趨之。旋除刪定官。或疑其交游非類。爲論者所斥。上憐其才。旋即復用。未內禪一日。上手批以出。陸游除禮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來若耶雲門。留賓款洽。以觴詠自娛。官已階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復出。韓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爲之出。韓喜陸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擊阮琴起舞。索公爲詞。有飛上錦綉紅縐之語。又命公勾青衣泉。旁有唐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記極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盡一瓢。惟游盡勺。且謂掛冠復出。不惟有愧於斯泉。且有愧於開成道士云。先是慈福賜韓以南園。韓求記于公。公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侔。蓋寓微詞也。又云。游老謝事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豈取其無諛言。無侈辭。足以導公之志歟。公已賜丙第。人謂公探孝宗恢復之志。故作爲歌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留詩其家云。王師尅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則公之心。方暴白。易質之時矣。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宿醒猶未解。濡毫答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

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獎。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爲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上。尤雋永。張正謝畢。遂謁秦檜。檜語之曰。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又叩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按此下似有脫文)務能參問前儒。汲揚後學。詞翰愈工。天性儻。輕財好施。勇於爲義。爲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賊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則有之。賊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寘之。人以爲誠非欺君者。其文忠公會謂余曰。于湖平生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已田百畝。匯而爲池。園種芙蓉楊柳。鷺鷥出沒。煙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求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出。張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沒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盞射。公得意命酒。唱歌自所製詞。呼羣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嘗慕東坡。每作爲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旣與南軒考亭先生爲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琢磨。以上續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爲紫府仙。惜夫。

朱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亟請致其仕。

上改容而許之。

紹興間有題洞仙歌於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龍蛇飛動。真若不烟火食者。時皆喧傳。以爲洞賓所爲。浸達於高宗。天顏蹶然而笑曰。是福州秀才云爾。左右請聖諭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韻。蓋閩音云。其詞曰。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橘里漁郎半烟艸。今來古往。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天無鎖。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久而知爲閩士林外所爲。聖見異矣。蓋林以巨舟仰而書於橋梁。水天渺然。旁無來跡。故世人益神之。

高文虎。字炳如。號爲博洽名儒。疾程文浮誕。其爲少司成。專以藏頭策問試士。問目必曰。有某人某事者。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字。士之憤高也久矣。會京尹趙師彝奏請盡以西湖爲祝聖池。禁捕魚者。作亭池上甚偉。穹碑摩雲。高實爲記。其文有曰。烏獸魚鱉咸若。商歷以興。旣已鑄之石。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隱然猶有刊跡。無名子作爲詞以謹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沒一句說著朝廷。盡把師彝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說不是商王。只怕伏生是你。然無名子之嘲。胡可深信。今詳載其記於後云。蓋商字特筆誤。而或者乘間而詆之耳。（按此事亦載齊東野語十卷。初指其誤者黃子由夫人胡氏也。）

陳鵠耆舊續聞

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應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農公不值。於几案間見此詞。驚賞不已。遂書於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得。朱具以告。二人因同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間。何用作此等語耶。然其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真所作。非也。正如詠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趁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稟本於公家。今于湖集乃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爲人題此詞於扇故也。大抵公於文不苟作。雖遊戲嘲謔。必極其精妙。嘗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正臥羲皇。又與秦師垣啓。雞鳴函谷。孟嘗繇是以出關。雁落上林。屬國已聞於歸漢。蓋秦嘗留金庭。未幾縱還。既而金人復悔。遣騎追之。已無及矣。公之用事親切。多類此。遂得擢用。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間。不復有榮念。對客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纏纏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



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絲。吹絲聞杜鵑。公賞誦久之。是後從遊頗密。公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曰。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爲佳。但後擬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晁氏云。東坡有妾名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雲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蕩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又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藥一枝開。冰簟堆雲髻。金樽灑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也。余謂後輩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轉換爾。三山老人語錄云。從來九日。用落帽事。東坡獨云破帽多情却戀頭。尤爲奇特。不知東坡用杜子美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近日陳子高作謁金門云。春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不捲。小屏山六扇。乃花間集和凝詞。拂水雙飛來去燕。曲檻小屏山六扇。趙德莊詞云。波底夕陽紅溼。紅溼二字。以爲新奇。不知蓋用李後主細雨溼流光。與花間集一簾疎雨溼春愁之溼。辛幼安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人皆以爲佳。不知趙德莊鵲橋仙詞云。春愁元是逐春來。却不肯隨春歸去。蓋德莊又本李漢老楊花詞。驀地便和春帶將歸去。大抵後之作者。往往難追前人。蓋唐詞多豔句。後人好爲諛語。唐人詞多令曲。後人增爲大拍。又况屏下架屋。陳腐冗長。所以全篇難得好語也。公之詞傳於曲編者。獨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之句。有

和李漢老叫雲吹斷橫玉。詞語高妙。惜其不傳於世。其詞云。黃橙紫蟹。映金壺漱灑。新醅浮綠。共賞西樓今夜月。極目雲無一粟。揮塵高談。倚欄長嘯。下視鱗鱗屋。轟然何處。瑞龍聲噴。斬竹。何況露白風清。銀河澈漢。髣髴如懸瀑。此景古今如有價。豈惜明珠千斛。瀨氣盈襟。冷風入袖。只欲騎鴻鶴。廣寒宮殿。看人顏似冰玉。觀公之詞。可以知其風流醞藉矣。

魯直跋東坡道人黃州所作卜算子詞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此真知東坡者也。蓋揀盡寒枝不肯棲。取與烏擇木之意。所以謂之高妙。而茗溪漁隱叢話乃云。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葦間。此亦語病。當爲東坡稱屈可也。又古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蓋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廚及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此乃夏初詞。正用此事。而叢話乃云。鶯引新雛過。而以櫻筍爲非。豈知古詞首句。多是屬對。而櫻筍事尤切時耶。

趙右史家。有顧麟景蕃補註東坡長短句真蹟云。按唐人詞。舊本作試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雜錄云。康嶠崙嘗見一女郎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鞞雷聲。而傅幹註。亦以鞞雷爲證。考之傳記無有。又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親蹟書卜算子斷句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又南歌子云。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十三間樓。在錢塘西湖北山。此詞在錢塘作。舊註云。汴京舊有十三樓。非也。

曩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註。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唐逸史許瀆暴卒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千里下山空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有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乃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於晁氏。爲不妄也。本事詞載榴花事極鄙俚。誠爲妄誕。

晁無咎閒居濟州金鄉。葺東臯歸去來園。樓觀堂亭。位置極蕭灑。盡用陶語名目之。自畫爲大圖。書記其上。書尤妙。始無咎請開封解蔡儋州以魁送。又葉夢得舅也。故比諸人獨獲安便。嘗以長短句曰摸魚兒者寄蔡。蔡賞歎。每自歌。其羣從之道語余。夢無咎監泗州稅。何祥也。已而吏部調知通州。張無盡改泗州。言者論罷。令赴通州。無咎不樂。艤舟收稅亭下。以疾不起。果有數乎。

蔡條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及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註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李太白詩數章。似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後歸陳魏公之孫世功君懋。子陳氏壻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

鼻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聲也。

又云。作詩用經語。尤難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經語。而用之不覺其弱。此可爲省題詩法。至落句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其語又妙。余謂近日辛幼安作長短句。有用經語者。水調歌云。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亦爲新奇。（按此條上錄溫氏雜誌。此亦溫氏雜誌也。故曰又云。）

梅詞漢宮春。人皆以爲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叔用贈王逐客之作。王甫爲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幸。仲甫應制賦詞云。黃金殿裏雙龍戲。勸得官家眞箇醉。進酒猶呼萬歲。錦裯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翌旦。宣仁太后聞之。語宰相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耶。旣而彈章罷。然館中同僚。相約祖餞。及期無一至者。獨叔用一人而已。因作梅詞贈別云。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花期。正謂此爾。又云。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指翰苑之玉堂。若溪叢話。邵引唐人詩。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謂人間之玉堂。蓋未知此作也。又傷心故人去後。零落清詩。今之歌者類云冷落。不知用杜子美酬高適詩。自從蜀中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蓋零字與冷字同音。人但見冷字去一點爲冷字。遂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父字明之。自號爲逐客。有冠卿集行於世。（陸務觀云）余嘗見本事曲魚遊春水詞云。因開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詞。以爲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綠楊

輕拂黃金毬。蓋用唐人詩楊柳黃金毬。梧桐碧玉枝。今人不知出處。乃改作黃金藥。或黃金縷。又如周美成西河詞。賞心東畔淮水。今作傷心。如此之類甚多。

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多宴後庭。酒酣。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云在拱宸殿按舞。公卽抒思立進喜遷鶯曰。霞散綺。月沈鈞。簾捲未央樓。夜深河漢截天流。宮殿鎖清秋。瑤階曙。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上大悅。

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題詞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裏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筆勢飄逸。書於沈氏園。辛未三月題。放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當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名某。家有園館之盛。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遣遺黃封酒果饌。通慇懃。公感其情。爲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闕。未幾快快而卒。聞者爲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淳熙間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木來護之。今不復有矣。公官南昌日。代還。有贈別詞云。雨斷西山晚照明。悄無人幽夢自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真箇是行。遠山已是無心畫。小樓空斜掩繡屏。你噯早收心呵。趁劉郎雙鬢未星。又閒居三山日。方務德帥紹興。攜妓訪之。公有詞云。三山山下閒居士。巾履蕭然。小醉閒眠。風引飛花落釣船。二詞並不載於集。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爲近屬士家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客。陸子逸實預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藝殊絕。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士卽呼至。其枕痕猶在臉。公爲賦瑞鶴仙。有臉霞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之。逮今爲雅唱。後盼盼亦歸陸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其弟。

# 宋詞選釋

階青俞陸雲

趙長卿

臨江仙 暮春

過盡征鴻來盡燕。故園消息茫然。一春憔悴有人憐。懷家寒食夜。中酒落花天。見說江頭春浪渺。殷勤欲送歸船。別來此處最縈牽。短篷南浦雨。疏柳斷橋烟。

長卿以宗室之貴。而安心風雅。其詞以春夏秋冬四景。編成六卷。爲詞家所希有。殆居高聲遠。較易流傳。錄其春景一首。上下闕結句。皆能情寓景中。惜香集中和雅之音也。

水龍吟 將有武林之行

危樓橫枕清江上。兩岸青山如畫。夕烟漠漠。晚燈點點。亭臺新夜。明月當天。白沙流水。冷光連野。浸闌千萬頃。琉璃軟皺。打漁艇。相高下。何處一聲羌管。是誰家倚樓人也。多情對景。無言有恨。欲歌還罷。把酒臨筵。阿誰知我。此懷難寫。忍思量後夜。芳容不似。暗塵隨馬。

惜香集中長調。雖轉折分明。而少蘊蓄。此詞清空一氣。闌干漁艇句。寫水邊風物如畫。下闕結句。願作暗塵隨馬。似閒情賦之願在屢而爲絲。皆情至之語。譽之者謂視徽宗則迥出雲霄。然如徽宗詞之

和夢也新來不做。其情文不讓長卿也。

聲聲慢 春草

濃芳滿地。秀色連天。和烟帶雨萋萋。幾許芳心。還解報得春暉。當時謝郎夢裏。似殷勤傳與新詩。卻爲甚。動長門怨感。南浦傷離。追想天涯行客。應解擁車輪。步步相隨。惆悵如絲。正是欲斷腸時。憑高望中不見。路悠悠南北東西。春去也。怨王孫猶自未歸。

上闕運用春艸故事。藻不妄抒。下闕雖詠本題。而純從送遠懷人着筆。一氣貫注。與上闕散整相間。自成章法。

虞美人

雨聲破曉催雙槳。拍拍溪流長。綠楊繞岸水痕斜。遙指畫橋西畔那人家。人家樓閣臨江渚。寂寂停歌舞。珠簾鎮日挂珊瑚。數盡征帆猶未見歸舟。

偶寫舟行所見。與唐人詩。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江樓。其閑情相似。但詩則僅言倚樓人。此則并爲樓中人設想。結句。有溫飛卿過盡千帆皆不是之意。前後段貫注一氣。是其勝處。

眼兒嬌

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闌干。一雙燕子。兩行歸雁。畫角聲殘。綺窗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閑。也

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

上闕燕子三句。寫景渾成。結句。秋水喻眼。春山喻眉。後人習用之。遂成俗調。在作者覓句時。固情態兩得。宋詞中。每以柳葉喻眉。梨花喻面。與此同也。

曾觀

金人捧露盤

記神京。繁華地。舊游蹤。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絃管柳綠花紅。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烟滿目飛蓬。雕闌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寒笳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

純甫爲東都故老。及見當年之盛。後奉使重過京師。作此詞。淒然有黍離之悲焉。

念奴嬌 林擒花

羣花漸老。向曉來微雨。芳心初拆。拂掠嬌紅香旖旎。渾欲不勝春色。淡月梨花。新晴繁杏。裝點成標格。風光都在。半開深院人寂。剛要買斷東風。曼鸞枝低映。舞茵歌席。記得當時人共賞。玉人纖手輕摘。醉裏嬌愁。醒時風韻。比並堪端的。誰知憔悴。一簾幽夢淒絕。

上闕詠花。梨杏得淡月新晴。爲之裝點。而標格益顯。詠梨杏各得其當。半開深院六字。真善賞花者



。下闋詠花。而兼懷人。花與人合寫。結句筆情綽麗。

### 憶秦娥

風蕭瑟。邯鄲古道傷行客。傷行客。繁華一瞬。不堪思憶。叢臺歌舞無消息。金尊玉管空陳迹。空陳迹。連天艸樹。暮雲凝碧。

此詞格老氣清。有唐人風範。詞在邯鄲道上望叢臺有感而作。論者謂與金人捧露盤一調。皆淒然有宗國之思。

### 壺中天慢

素旄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人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羣仙高會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

此進御賞月詞也。上皇覽之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會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香羅。水晶盃。是夕登高玩月。卽以此詞。被之管絃。隔江西興。亦聞天樂焉。純甫爲建王內知客。孝宗以其爲潛邸舊人。觴詠賞錫。字而不名。純甫侍寵。爲虞允文等所劾。毛晉刻海野詞。評此調曰。西興亦聞天樂。豈天神亦不以人廢言耶。

感皇恩 重到臨安

依舊惜春心。花枝常好。只恐尊前被花笑。少年青鬢。耐得幾番重到。舊歡重記省。如天杳。綺陌青門。斜陽芳艸。今古消沈送人老。帝城春事。又是等閑來了。亂紅隨過雨。鶯聲悄。

此殆放逐後重返都門而作。調倚感皇恩。追懷知遇。感慨係之矣。

宋謙父

驀山溪

壺山居士。未老心先嫩。愛學道人家。辦竹几蒲團茗盃。青山可買。小結屋三間。開一徑。俯清溪。修竹栽教滿。客來便請。隨分家常飯。若肯小留連。更薄酒三杯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招呼。身外事。不關心。自有天公管。

作曠達語。宋詞中每見之。此詞擅勝者。在筆氣疏爽直達。結句尤爲見道語。惟其信天任命。始能達觀。非矯情也。

李 玉

賀新郎

篆縷消金鼎。醉沈沈庭陰轉午。畫堂人靜。芳艸王孫知何處。惟有楊花糝徑。漸玉枕騰騰春醒。籬外殘

紅春已透。鎮無聊帶酒厭厭病。雲鬢亂。未忺整。江南舊事休重省。遍天涯尋消問息。斷鴻難倩。月滿西樓憑闌久。依舊歸期未定。又只恐瓶沈金井。嘶騎不來銀燭暗。枉教人立盡梧桐影。誰伴我。對鸞鏡。

上闕詠中酒。凡三見。後幅嘶騎四句。善寫離懷。蓋醉後懷人。託諸綺思也。李玉詞。極少見。玉林詞話云。風流蘊藉。盡於賀新郎一詞矣。

秦 堪

謁金門

鴛鴦浦。春漲一江花雨。隔岸數聲初過鶻。晚風生碧樹。舟子相呼相語。載取暮愁歸去。寒食江村芳艸路。愁來無着處。

隔岸二句。寫水鄉風物。有閑遠之致。結句。雖言愁無着處。而其上句。寒食七字。卽其愁來之處。蓋以寒食之芳時。江村之行客。芳艸之感人。凡思鄉懷友傷春嚙泊之情。一時并集。觸景紛來。轉覺愁無着處。平子工愁。不是過也。

蔣子雲

好事近

葉暗乳鴉啼。風定老紅猶落。胡蝶不隨春去。入熏風池閣。休歌金縷勸金卮。酒病煞如昨。簾捲日長人靜。任楊花飄泊。

當春盡花飛。依然病酒。而絕不作傷春語。如誦淵明詩。氣靜神怡。令人意遠。

趙令時

蝶戀花

欲減羅衣寒未去。不捲珠簾。人在深深處。紅杏枝頭花幾許。啼痕只恨清明雨。盡日水沈香一縷。宿酒醒時。惱破春情緒。飛燕又將歸信誤。小屏風上西江路。

上段警拔不足。而靜婉有餘。後段以閒淡之筆。寫懷人心事。結處。風華掩映。含蓄不盡。德麟爲安定郡王。天水氏固多才子也。

錦堂春

樓上繁籬弱絮。簷頭礙月低花。年年春色關心事。腸斷欲栖鴉。舞鏡鸞衾翠減。啼珠鳳蠟紅斜。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繞天涯。

若溪叢話云。德麟重門不鎖二句。與徐師川之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二語造句不同。而意絕相類。

清平樂

春風依舊。著意隋堤柳。搓得鶉兒黃欲就。天氣清明時候。去年紫陌青門。今宵雨魄雲魂。斷送一牛憔悴。只消幾個黃昏。

撫今追昔。人之常情。此詞結末二句。何沈痛乃爾。

章棗

水龍吟 楊花

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亂舞。點畫青林。全無才思。閑趁游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蘭帳玉人睡覺。怪春衣雪沾瓊綴。繡牀漸滿。香球無數。才圓卻碎。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游蕩。有盈盈淚。

此詞雖不及東坡和作。而珠簾四句。繡牀三句。賦本題極體物瀏亮之能。若無名作在前。斯亦佳製。楊无咎

齊天樂 和清真韻

後堂芳樹陰陰見。疏蟬又還催晚。燕守朱門。螢粘翠幕。紋蠟啼紅慵剪。紗帷半捲。記雲禪瑤山。粉融珍簃。睡起拈毫。戲題新句漫盈卷。睽稚鱗雁頓阻。似聞頻念我。愁緒無限。瑞鴨香消。銅壺漏永。

誰惜無眠展轉。蓬山恨遠。想月好風清。酒登琴薦。一曲高歌。爲誰眉黛斂。

畫梅始於五代。皆著色而儷以禽鳥。至逃禪翁。始以水墨作花。遂雅逸出羣。世稱江西墨梅。至今片紙兼金。爲畫苑祕寶。遺詞一卷。選家多未登錄。此詞和清真。意境略似。其縣麗工鍊。則頗似夢窗。思陵聞其名。欲見之。竟不可得。其品節甚高也。

連可久

清平樂 漁父

陣鴻驚處。一網沈江渚。落葉西風和細雨。撈棹不如歸去。蘆花輕泛微瀾。蓬窗獨自清閑。一覺游仙好夢。任他竹冷松寒。

可久十二歲時。其父攜之見熊曲肱。適有漁父過前。命賦詞。援筆立成此調。一座歎服。此詞誤入洪璚空同詞中。

胡浩然

傳言玉女

一夜東風。不見柳梢殘雪。御樓烟煖。對鼇山綵結。簫鼓向晚。鳳輦初回宮闕。千門燈火。九達風月。繡閣人人。乍嬉游困又歇。豔妝初試。把珠簾半揭。嬌羞向人。手撫玉梅低說。相逢長是上元時節。

見本意處在結句。以珠簾繡閣中人。而每值上元。輒相邂逅。卽此一端。可見京都燈節之盛。麗人之多。畫鱗爪而全龍若見。不僅描寫綺情也。

王元澤

眼兒媚

楊柳絲絲弄輕柔。烟縷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繞秦樓。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

未雨先雪。四字頗新。下闕。夢繞秦樓。而只在丁香豆蔻。麗不傷雅。託思空靈。

司馬猶

蝶戀花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望斷行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歐陽永叔。有玉樓春詞。詠妓館云。強將離恨倚紅樓。江水不能流恨去。草堂詩餘。錄司馬此詞。謂其祖六一翁詞意。

曹元寵

蕙山溪

洗妝真態。不假鉛華飾。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黃昏院落。無處著清香。風細細。雨霏霏。何況江頭路。月邊疏影。夢到消魂處。結子欲黃時。又須作廉纖細雨。孤芳一世。供斷有情愁。消瘦損。東陽也。試問花知否。

詠梅之詩詞夥矣。此詞佳處。在不用俚色描稱。及譬喻襯托。而純在空處。提筆描寫。梅花品格之清高。與賞梅者情懷之伊鬱。於上下闕後數句見之。結句。沈腰瘦盡。惟有花知。而故以問花作結。具見詞筆之生動。

李元膺

洞仙歌

雪雲散盡。放曉晴庭院。楊柳於人便青眼。更風流多處。一點梅心相映遠。約略顰輕笑淺。一年春好處。不在濃芳。小豔疏香最嬌軟。到清明時候。百紫千紅花正亂。已失春風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紅自煖。

賞春須早。有好花看到半開時意。較花開須折。莫待無花詩。尤爲警動。日中則昃。操刀必割。凡事爭天下之先。不僅賞春也。元膺嘗曰。一年春物。惟梅柳間意味最深。至鶯花爛熳時。則春已衰遲。



使人無復新意。余作洞仙歌。使探春者歌之。不至有後時之悔耳。

僧仲殊

柳梢青

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烟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行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外秋千。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雨後三句。及秋千三句。景與人分寫。俱清麗爲鄰。而觀其殘陽亂鴉句。寄情在一片蒼涼之境。知麗景穠春。固不值高僧一笑也。

李之儀

卜算子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上闕四句。真是古樂府俊語。與東坡詩。共飲玻璃江。用意略同。之儀著姑溪詞一卷。凡八十八闕。工於小令。言情寫景。以淡雅出之。如鷓鴣天云。時時浸手心頭髮。受盡無人知處涼。南鄉子云。幾點芭蕉疏雨退。微涼。畫角悠悠送夕陽。減字木蘭花云。變盡星星。一滴秋霖是一莖。又云。步烟尋

牀。臥看游絲到地長。人謂置之片玉漱玉集中。莫能伯仲。叔賜不列於南渡諸家。未免遺珠矣。

戴復古

望江南

壺山好。文字滿胸中。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饒有稼軒風。不復計窮通。中年後。雖老未成翁。兒大相傳書種在。客來不放酒尊空。相對醉顏紅。

復古之父東皋。以詩自娛。每歎兒幼。不能承其詩學。復古既長。承遺訓。刻苦爲詩詞。吳荆溪稱其能固窮繼志。南渡後。以詩鳴於時。爲江湖四靈之一。著有石屏詞。賦沁園春。及壺山好石屏老諸詞。自述生平。茲錄其望江南一首。以見其概。

王安中

蛙戀花 桃花

濃豔天桃春信漏。弄粉飄香。楓葉飛丹後。酒入冰肌紅欲透。無言嬾與羣芳鬥。樓外何人搗翠袖。翦落金刀。插處香雲覆。肯與劉郎仙去否。武陵路遠相思瘦。

安陽好

安陽好。曲水似山陰。風激清泉岩溜細。雨侵碧甃篆痕深。永晝坐披襟。紅袖小。歌扇畫泥金。鴨綠

波隨雙槳轉。鵝黃酒到十分斟。重聽繞梁音。

初寮長於制誥。李漢老歎爲徽宗時第一人。周益公稱其詩文似東坡。在黃張秦晁之後。無出其右者。有初寮詞一卷。僅四十餘調。其中安陽好六調。詠花六調。爲當時所稱。今各選其一調云。

汪藻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淨山含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閉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思濃如酒。

彥章出守泉州。移知宣城。內不自得。乃作此詞。或問彥章。詞中亂鴉句。命意所在。答曰。奈此羣小何。能改齋漫錄云。有改亂鴉爲晚鴉。歸思爲歸夢者。全乖本旨矣。

李公昂

蘭陵王

燕穿幕。春在深深院落。單衣試釀沫旋熏。又怕東風曉寒薄。別來情緒惡。瘦得腰圍柳弱。清明近。正似海棠怯雨。芳蹤任飄泊。絃留去年約。恨易老嬌鶯。多誤靈鷲。碧雲縹渺天涯各。望不斷芳草。更迷香絮。迴文強寫字屢錯。淚欲注還閣。孤酌。住春脚。便彩局誰忤。寶軫慵學。階前拾取飛花嚼。是多少春恨。等閒吞卻。悄拍闌干歎命薄。悔舊諾。

文溪以送王太守詞得名。叔陽稱爲詞家射雕手。楊用修則極稱蘭陵王一首。謂可與秦周並肩也。

### 新刊隨山館詞鈔序

汪精衛

李君霈秋校刊隨山館詩簡編既成。復得譚仲修先生粵東三家詞鈔。將以隨山館詞附於詩簡編之後。以其非所著樂府之全。故名之曰詞鈔。與詩稱簡編同例也。屬兆銘爲之記。謹案篋中詞續。既選錄陳蘭甫葉南雪沈伯眉諸先生暨先叔父之詞。附之以評曰。嶺南文學。流派甚正。近代詩家。張黎大宗。餘韻相禪。填詞有陳蘭甫先生。文儒蔚起。導揚正聲。葉南雪爲春蘭。沈伯眉爲秋菊。婆娑二老。並秀一時。約梁君星海。將合二集。益以寓賢汪玉泉。爲粵東三家詞云。篋中詞成於前清光緒四年。三家詞成於光緒二十年。前後蓋十六年。想見先輩纂輯之勤。銓擇之精。彌足仰止。朱棣垞先生。受詩法於先叔父。而於詞則未致力。從兄幸伯先生實傳之。所作有惺默齋襄楚軒諸集。從子嶽岷及崧爾姪女。亦能續其緒。持此以語霈秋。或亦爲之忻然一笑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汪兆銘謹識。

### 書魏叔子南北史合註序後

李需湫

家映碧先生清。字心水。興化人。明崇禎四年進士。歷官刑吏工三科給事中。弘光朝。晉掌工垣。遷大理丞。明亡。隱於縣之棗園。四十年不闕戶。著有南北史合註。南唐書合訂。諸史同異錄。史論。歷代年號考。歷代不知姓名錄。明諡法。賜環錄。正史新奇。外史新奇。諫垣疏草。三垣筆記。南渡錄。甲

乙編年錄。諸忠紀略。女世說。澹齋齋集。凡十七種。(荆駝逸史中有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一卷。題李清撰。案是書乃東莞幕下士所記。而坊刻逸史。託名於映碧也。)惟南渡錄二卷。載明史藝文志。今則三垣筆記三卷。附識三卷。有古學彙刊本。及嘉業堂叢書本。餘皆未見梓行。而南北史合註一百八十卷。謹存鈔本全殘各一部。分藏故宮博物院及北京大學。今夏余以沈君个穴之從史。展轉函詢錢君稻孫。郭君蟄雲。錢謂傳鈔全部。需聯券三四千圓。紙筆墨尙不在內。郭擬贖貨授刊。以廣傳播。其意甚善。然事方慮始。費不易集。未知何日。乃能開雕也。勺庭以南北史合註。與吳志伊十國春秋。顧景范方輿紀要。同爲天下不可少之書。吳顧二家之作。一再剞劂。盛行於世。獨映碧是書。洪雍三百年。幾於若滅若沒者。蓋映碧桑海高節。家世清貧。其子木庵。雖官至都憲。而無力錢版。迨乾隆朝。修四庫書。是書在禁燬之列。甚至朱竹垞集中壽映碧詩。亦應抽燬。誰復爲之傳刻巨編。故遲遲至於今日耳。(興化縣志。稱康熙間修明史。映碧子紳以南渡錄三垣筆記上之。聖祖南巡垂問。御書畜德多識表其闕。案南渡錄未見。三垣筆記中。有建虜北朝可汗屬夷異類小酋等遠礙字。疑木庵所上史館本。曾改易之。否則文字厲禁。不待子孫之朝矣。)映碧之後。治南北史者。又有童濂。濂字石塘。江夏人。道光戊申己酉間。權兩淮鹽政。設局邢城之福因庵。延劉孟瞻文淇。楊季子亮。吳熙載廷巖。王旬生翼鳳。汪梅郵士錄。同注二史。底草麓具。而有塘卒。稿本移置兩江節署。洪楊之役。遂遭燬失。僅汪梅郵之補志

稿二十七卷。先後爲王子箴濬頤李元之輩僦所有。今并印入二十五史補編中矣。石塘注稿既佚。無從考見其得失。惟當刊傳映碧合註。而以周兩騰嘉猷之南北史年表。世系表。帝王世系表。徐仲圃文范之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及汪梅邨之補志。又今人徐崇之補藝文志附於後。如孫宣公以司馬紹統續志併入章懷太子注范氏後漢書。儻亦治南北史學者所喜聞而樂助之乎。是區區竊比於勺庭。深望好古有力之士而不能自己者也。癸未冬日。

附錄

南北史合註序（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

天下有不可少之書。禧嘗得見之。皆未板行于世。楊州之興化李廷尉清著南北史合註。錢塘吳文學任臣著十國春秋。常熟顧處士祖禹著方輿紀要。吳顧二君。余與友。讀其書而序之。廷尉公先進爲忘年交。丁巳七月。禧自江右來揚。聞公疾。往省。再讀合註。竟日夜而爲之序曰。是書也。于世爲不可少者三焉。廿一史文冊浩繁。好學之士。有終身不得讀者。是書成則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史可廢。其甚便于學者一也。十史所重出刪之。不備者補之。訛者辨之。爲文簡而愈詳。博而愈確。二也。又聞以春秋綱目書法。正其名義。不失古史之指。三也。禧因是而慨然太息以悲焉。南北士各相訾。又采拾耳聞以爲信。故其書多抵牾不合。幸而各國書具在。可參質以折其衷。百世之後。又得深思好古

如廷尉公者。斟酌條貫。以嘉惠于後人。然後是書稱信史焉。明興三百年之史。自嘉靖後。朋黨日起。私議互興。其成書者。已漸不可徵信。而崇禎季年以來。邪正之混淆。黨人之相傾。國是之顛錯。封疆之壞。仗節死義。叛降賣國者。真偽之相亂。譬如雲霞倏忽無定形。而海市蜃氣。變幻不可方物。嗚呼。不更有如廷尉公者。以練事之久。博見多聞。而主以至公虛己之心。勒成一代書。則自此以往。日久年湮。老成彫謝。聞見希闕。僞書雜售。將千百世後。其終無信史矣乎。雖然。公是書暨十國方輿。吾不知其果得傳後世否也。作者不能自刻板。兵火相尋。水旱盜賊之災多有。書其可恃長存乎。海內貴富豪宕之士。好古有力者。指不勝屈。倡優棹蒲之費。亭池之費。文繡鼎食游宴之費。以萬計。卽不急之書。剗刷之費。以千百計。而顧忍令是書之湮沒無傳耶。古者書多傳寫。少板刻。故漢藝文志及古今經籍書目。其不見于後世者十恆六七。而永樂大典二萬餘卷。以內府之藏。終于散夫。常熟錢虞山謙益。常自修明史。卒燼于絳雲樓。嗚呼。此禮所爲低徊是書。庶幾于好古有力之士。再三而不能已也。

### 張公退菴墓表

閩縣李宜龔撰并書

政行於一邑易。信孚於一鄉難。古之士君子。往往任專城之寄。聲施爛然。及退休林泉。則或不能見諒於父老子弟。若夫處驢虞之世。震其業而若忘其功。一旦離亂轉徙。顧莫不眷懷舊德。幡然相與濡沫而

交頌之者。則南通張公退菴是已。光緒甲午。余游贛右。侍先世父廣信公。卽知公名。公時方宰貴溪東鄉有聲。秉性剛直。不避勞怨。人多憚之。嗣以公弟齋菴先生。銳營通海實業。事集一人之身。不可以無助。公慨然解組歸。左右其措施。布帛數州。悉出擘畫。又闢濱海各區。斥鹵不治。棄利於地。乃集資開墾。爲大農倡。然夏秋之間。麥芒際天。棉實被野。而水旱不免爲虐。於是通道路。築涵閘以蓄泄。救天行之窮。而扶海之餘民。遂能有尺寸之地。供其力食矣。初通境小學費絀。輒界河種魚苗以取給。自紗廠獲利。得所憑藉。大氣包舉。號稱模範。而官其土者反無所事事。每睹一校之成。悠悠擁朱蓋。醞酒以落之。歲晏報最。列上考焉。實則公與地方之力也。乙巳。余監通權。旦夕密邇公。同時與齋菴先生任南洋勸業會籌備審查之役。特徇公意。就地設商品陳列所。宣統己酉。公受江蘇撫部聘。總攬農工商局。余爲之副。凡日行之事。悉委于余。公月一至。或再至。至則平亭商訴。嘗踰夜分。熒熒一燈。集兩造反復譬喻。務期息爭始已。公居鄉旣久。行善如不及。所創之事。綱目繁賾。若必使萬物備我以爲足。故縣之鰥寡孤獨廢疾者。室處衣食。惟公是賴。亦卽以其贏餘爲植基趾焉。其志願不可謂不大。乃阻遏憂傷。卒弗獲盡達。己巳以後。辟地大連。課子自娛。追歸權滬濱。遂伏處不出。年八十有八。終於邸舍。向之依公以教以養者。固無不俯仰流涕。如失所恃。卽間有不愜於公者。至此亦釋服無怨言。是較往昔之延頸引領。不遠千里而攀附者。其人心爲更有在也。公諱晉。字叔儼。晚號退菴。其先



代隱德。具見於當世之文字。公子立祖。賢而有禮。能世其業。癸未冬。葬公於縣之鍾秀鄉。以狀請表墓。遂著之銘曰。

若罄公之才。謂。利天下而有餘。胡丁世之末造。竟窮大而失居。公今往矣。人猶懷思。五山之側。有畝有漁。女不輟織。農不廢書。緬創業以垂統。留恢復爲後圖。萬木刺天。扶培是廬。集數郡之老幼。葬彌天於一隅。鐫豐碑而不朽。永昭式乎來茲。

### 雙照教養院記

錢萼孫

嘗讀周禮禮記。觀於周代教育之具之備。未嘗不慨乎有念也。其在天子。則有大學五。諸侯則有大學三。大學之外。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有序。四序爲族。族亦有序。五族爲黨。黨有庠。五黨爲州。州有序。五州爲鄉。鄉有學。其國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之子。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專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推之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嗚呼。何其盛也。其爲教。則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又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忠。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其教養之具如此。民烏有不循教。而國烏有不臻於治者哉。自周之衰。學校之制。與教養

之道。相次而漸失。陵夷數千年。以迄晚季。海風東暨。庠序之地。化禮樂爲干戈。此誠有心世道者之大憂也。東莞張先生次溪。以儒家子觀察蘇淮第三區。憫斯民之失教。山川之樸塞。乃倡爲教養院以督之導之。區之父老。偉先生之舉。共襄厥成。而顏其院曰雙照。雙照者。今國府主席汪公書樓名也。公勳業赫赫。在人耳目。願其崇德所基。乃深得於童時太夫人之教。公所圖秋庭晨課者也。次溪親炙於公者久。既爲公之年譜行實錄諸書。於公之一言一行。必纖屑誌之。靡有遺。不特筆之於書。而又鐫之於心。蓋惟次溪之心。爲真能知公之心者也。次溪不以一人能知公心爲已足。而欲推及之於人人。皆能如次溪之知公。皆能受公童時美善之教。使公之一身。而化身爲百千億萬也。次溪之願。則可謂宏且溥矣。徒以託諸空文。不如施諸行事之收效巨也。遂以斯院爲天下倡。吾蘇淮三區之子弟。何幸而得次溪。而先天下受美善之教哉。吾知異日者。由蘇淮而及一省。而及天下。廣廈萬間。多士喁喁然皆曰。書張先生之賜也。人人之心。卽汪公之心。卽次溪之心。以此治國。以此平天下不難。成周教育之盛。何難復見於今日也。余與次溪。以文字爲忘形交。院旣落成。次溪謂余不可無一言。遂不辭而爲之記。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 日虞山錢萼孫

#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太疎同年設酒作陸放翁生日會。徵詩。分韻得續字。

映庵

知君有佳釀。一杯如挾纊。借爲放翁壽。肴核盛供張。放翁醉作歌。五兵蓄胸臆。謂酒如旗鼓。謂筆如戎仗。開歲吾七十。垂胡牛老狀。何能比放翁。飲酒可無量。但期作茶神。亦釣鏡湖上。

題發老爲節齋所畫松

墨巢

俊物倪黃妙逼真。歲寒端是後凋身。參天誰識臣心苦。淚盡崇陵種樹人。

抱冰垂老憶雲泥。憂畏猶慳紙尾題。鐵石豈隨陳迹改。攀髯有路已同躋。（聞諸海藏。當時南皮曾見此畫。因黨錮未弛。欲綴數字而不果。是亦食魚齋一段掌故也。）

贈无恙

四海揚无恙。江頭一病夫。詩懷殊磊磊。畫筆不區區。酷肖黠黃鶴。能騎生馬駒。看君豪氣在。聲價長菰蒲。

梅泉重貲助刊拙集。感賦。

蒼虬

蛛絲枯几度年年。息壤沈沈墮杳然。廷秀立朝餘結局。致堯留命豈由天。無成甘以詩人見。惜命猶爲我

叢憐。佳處何由望端叔。幸同坡句一時編。

十月十七日。橋西草堂作放翁生日。分韻得虹字。

嘿園

師承杜老挹坡翁。忠愛纏綿更與同。鐵馬邊聲秋入夢。碧雞花事雨成空。國屏政似魚池涸。家阻難憑鳥道通。北定中原何日是。長留詩卷氣如虹。

集橋西草堂。作放翁生日。拈得久字。

遐長

賃廡近橋西。蔣山塞戶牖。馴階鳥雀下。啄稊稗稂莠。有田棄不耕。負手看棲晦。北鄰楊四知。腹笥大小酉。道逢或立談。懷刺門未叩。橋西是疇園。修竹環左右。雍容裘帶間。詩盟主已久。折簡招近局。來壽龜堂叟。薦菊淡於人。嘿契有所受。劍南千歲人。囚詩縱械紐。堂堂老學庵。兀傲蘇黃後。熟視范尤揚。賦硃玷瓊玖。胸次收華山。惘惘語誰某。書憤更多端。氣銳世益忸。遜志託家祭。彼哉忍函首。宋史卷帙多。堆案礙我肘。且復傾壺觴。起爲先生壽。指此鄴侯書。侑以楊風韭。

十月十七。橋西草堂作放翁生日。分韻得面字。

无恙

天水國脈懸一線。詩心不改山河變。風雨長淮溯覽揆。兵衝橋西作清醮。憶昔承平登快閣。偏門畫舸江郵片。不問夔龍集鳳池。夜冠圖象呈芳薦。(快閣爲放翁舊居。在紹興鏡湖上。江子誠約游。開挂放翁畫象。)勝游瞥眼垂卅載。今古烽煙感幾甸。嘗來索我空山中。梅花紙帳磨端硯。(時適臥疾。)我先

放翁兩日生。我欠放翁酒三獻。王師北定生可期。春風笑上團扇面。

### 虛霏

豪語自昔聞蕭錢。園林果被西城專。早園水園歷變遷。此園舊稱小輞川。(虛霏爲錢秀峯小輞川舊址。水壺園與虛霏毗連。吳峻基所構。曾屬武進趙烈文惠夫。今歸天甯寺。壺隱園俗呼早壺園。在西倉橋。並吳氏園。後歸丁初我。實皆錢氏舊業。)曾氏得之擴水田。窪爲池塘高層巔。最宜消夏話水天。魚戲蓮葉龜巢蓮。孝廉船繫波清漣。蓮花世界跂脚眠。(園爲君表先生所闢。舊俱水田。水天閒話與蓮花世界相對。)越縵作記虛霏傳。窓齋瓊玉鋪寒氈。糊窗字畫日洗滌。名筆何嘗直一錢。(歸耕課讀廬東爲瓊玉樓。吳憲齋曾寓居鸞畫。窓心壁板。都有墨跡。昔年入園。見僂僕洗窗。皆憲齋書畫也。)籀齋投老歸林泉。泥手匍匐秋籬邊。開徑竹裏生茶烟。紅者祁門綠雨前。(籀齋休官後。好蒔花。手自種植。不避蠶穢。月季多至百種。並開放賣茶。裙屐靡至。極一時之盛。)我曾隱名遞詩篇。摸索竊愧何劉賢。(茶座曾寄詩籀公。僅畧茶客高興。籀齋得詩。以示黃謙齋。謙老疑張蘭思雙南。籀齋謂必出无恙無疑。)不圖朝夕身踐焉。樂只君子養天全。(書廳額爲君子長生室。吳清卿書。)山邱華屋經幾年。須臾人脆園石堅。州門無人策馬鞭。元宗五鳳世業綿。(籀公五子。均有令聞。久離鄉井。園爲吳氏甥暫主。却後已零落矣。)

###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電箋中序第一 癸未十月十七日。橋西草堂招集拜放翁生日。以翁六十吟分韻賦詩。余未赴。主人爲拈得葉字索詞。依聲白石。

懺齋

千秋漫再說。記作南園虧士節。公論翕然判決。（說見余庚辰集午社拜放翁生日所作定風波詞附論。）向懸像獻觥。催詩飛牒。將軍興烈。正草堂西共橋接。豪吟罷。一痕淺碧。繞郭帶淮月。聲咽。畫廊殘葉。冷酒夢笳鳴遠堞。乾坤無數戰骨。簇錦池亭。斂影蜂蝶。放翁名未滅。萬世後芳馨尙擷。生辰也。移樽同看。樹樹野梅發。

賀新郎 送張次溪之官徐州

釋載

芒屨山如赭。數人物子房去後。幾多英霸。汗泗縈迴孤壘在。曾與君家盤馬。又吹笛蘇仙來也。應是稻梁謀已拙。快青冥一舉風雲借。佇搔首。轉悲咤。長安年少誰方駕。好男兒平生弟畜。肝腸傾瀉。北府談兵空往事。願作隨車雨化。知不負草堂深話。蒿目東南民力盡。算用淮猶足支天下。豐沛酒。爲予賞。

臨江仙

羨季

重向赤欄橋下過。夜深積水明樓。綠荷風裏漾輕舟。依然燈上下。恰似夢沈浮。多少臨分珍重意。此言常記心頭。文章事業各千秋。從教銀漢水。終古限牽牛。

浣溪沙

夢未成時酒半醒。爲誰重賦短歌行。會心難會淺深情。香印燒殘心樣字。霜華減盡鬢邊青。隔簾依約見春星。

一萼紅 癸未歲暮。重返湖廬。故家喬木。一掃無跡。觸目驚心。不知人間何世矣。

英三

過秦淮。趁歸車萬里。衣袂滿塵埃。戰火痕新。名園址廢。湖上到處堪哀。似王謝堂前燕子。擗淚眼不識舊池臺。廿載青春。三生綺夢。何限低徊。一自輪蹄去後。問幾多喬木。都付飛灰。柳榭猜詩。梅廊度曲。芳意終古難回。儘魂斷煙波浩渺。料無分風雨我重來。待與沙鷗續約。且盡盟杯。

木蘭花慢 北歸車過嘉興。解鞍小駐。薄飲東園。憑欄試望。烏篷蠅集。暮炊四合。不勝羈愁縈人也。

過嘉興古鎮。繫征馬。駐歸程。正柳岸炊濃。楓橋月冷。雁落蘆汀。多謝流鶯勸我。趁江南好夢未全醒。是處浮家泛宅。水鄉情味環生。杜郎身世堪驚。杭州路。忍重經。算萬里風沙。十年倦旅。空有浮名。一曲琵琶舊恨。惹青衫司馬淚珠傾。夜泊姑蘇城下。愁聽蕭寺鐘聲。

百蘭山館古今體詩卷三

豐順丁日昌禹生

之瓊草（戊午）

潮至瓊三千餘里。計程將迫兩月。道途迢遞。迎養維艱。老弱十餘口。暫寓揭陽。出門之際。忽忽如有所失。途中得詩若干首。有得即錄。不復問其工拙。古云。勞者善謳。余境雖勞。而謳不可謂之善。姑存之以當日記焉已爾。

出門述懷

塵緣甚亂絲。雜沓如有積。抽刀斷更續。况茲迫行役。長途三千里。未易理輕策。艱難具行李。晨夕苦擘畫。整衣拜高堂。丁甯勸尺一。餐飯似較加。心酸顏強懌。平時督過嚴。臨別不忍責。室人悄無言。相對徒脈脈。稚兒不索抱。知我將遠客。此時此刻心。光陰一抵百。今朝一堂歡。明日萬山隔。行行重行行。迺首白雲白。

陳琳任書記。寄托原卑卑。雖免無魚歌。搔首髮已絲。年華似流水。明鏡不我欺。夜深發奇想。醒起無一宜。區區博浪館。徒事談頌詞。下筆空慘淡。問心殊忸怩。矢人與函人。無如業在茲。結習固膏肓。運運恐難醫。嗟我繞指柔。救寒復救飢。



鬼域善含沙。無處無不有。頻年過磨蝎。稽乃傷衆口。生平重意氣。疾惡若去垢。自謂竹與帛。頃刻可立就。書生不自量。挾山擬趨走。水清魚已稀。室虛塵愈厚。以茲叢怨尤。一身等瘡痍。苦言縱非藥。納約或自牖。前車已可鑒。末路庶無咎。悠悠輕薄言。祇可笑而受。犬吠夜行人。甯論盜與否。大兄客南洋。十載離鄉里。五兄與七弟。梧雲隔迢遞。三兄在西師。公餘更攬轡。似聞草檄勞。鬚髮全白矣。江湖鴻雁多。稻梁謀不易。數奇固天定。烽火勿輕試。吁嗟倚闔人。問訊日三四。飾詞應將歸。歸帆尙天際。繫余復捧檄。更誰具甘旨。蹤跡若梗蓬。應門皆幼稚。大風起天末。頃刻吹兄至。田薄不足耕。舌存尙堪倚。何當營薄祿。姜被覆羣季。窮人忽離別。骨肉等脫屣。躊躇復躊躇。棄置忍棄置。矮屋哭秋風。書上輒不售。羅隱豈命乖。學術本荒陋。彈鋏客諸侯。自幼別井臼。匆匆返里門。啓行卽當又。父老聞我來。問訊咸握手。見面疑未釋。聞聲始知某。姊妹聞我來。炊梁復剪韭。遙問母起居。絮絮卯至酉。迎養路已長。旋鄉幸勿後。羣從聞我來。歧路遠相候。酒漿與雞豚。蹀躞共奔走。一官酸且寒。深愧衆意厚。敢期致通顯。祇恐得愆咎。停車僅兩日。釣遊不遑逗。前塵與夢寐。誰朽誰不朽。迢迢陳梧州。(紫岩太守)寓書念平生。儲子之平陸。(紫翁書中語。)順途勸西征。故人意良厚。居滿未敢盈。兩袖儲清風。鐘鼎垂令名。大郎擅文武。勛業著請纓。三郎(升三茂才)倍知愛。深談吐精誠。新詩千百言。氣得山水清。文采殊跌宕。鄙棄勃與嬰。悠然酒三斗。便擬騎長鯨。謂當浮海來。慰

此風雨情。愧我非遷喬。負此嗚嚶嚶。聚散不可必。百感徒交繁。

韓江數知交。尚憶陳同甫。(皓臣別駕。惇五廣文。)酒後興亦豪。意氣若龍虎。秦州(邱梅坡刺史。)絳帳開。生徒盛鄒魯。光庭(寶珊廣文。劍潭上舍。)喜孝風。伯與(東樵孝廉。)薄簪組。初平(明經。)色慷慨。和靖(雨池明經。)貌溫煦。林宗(子區待詔。)巾肯折。公瑾(荻秋上舍。)曲能顧。都護(映南千戎。)名佈兒。伯牙(春台別駕。)琴善鼓。入座來清風。惜別念舊雨。知我行路難。臨歧贈縞紵。結交遍八荒。知心能幾許。車馬如雲屯。誰足傾肺腑。人生等浮萍。泛泛偶相遇。浮萍日以分。浮雲日以聚。來日知幾長。別後力各努。區區首藉盤。恐難脫酸腐。吁嗟知己情。江河日萬古。嶺南夥郡縣。琼臺服荒服。頗聞五指山。前賢多芳燭。名臣邱與海。助業炳史牘。高風雖已渺。典型猶在目。海水久婆娑。桑梓願私淑。儒逢符秀才。遺書還足讀。喜無口鑠金。聊可鐸擊木。登高望粉榆。晨昏應萬福。人生適意耳。何必策高足。

將之琼州。留別諸知好。

天涯蹤跡慣風波。唱罷陽關奈別何。十日酒杯留客淺。一囊詩句累人多。羞看短髮談鐘鼎。笑倚長纒恨薜蘿。萬谷笙鐘耐未了。可能清夢續東坡。

料理儒冠到海濱。琴書還算自由身。敢期鴻雪留陳迹。且向龍雲悟夙因。客裏似家家似客。貧能致病病

仍貧。頻年負米萍飄。捧檄聊堪慰老親。

勞勞塵夢苦居諸。大笑騎驢尙覓驢。世事漫嘗翻覆手。人情依舊四三狙。每看時局疑前史。偶得奇聞信異書。便是閒官冷無事。當頭明月不曾疎。

三十年華鬢已絲。牽蘿補屋費支持。因人事業薪徒徙。負我頭顱鏡自知。夢到圓時愁漏急。山逢好處喜舟遲。溪邊鷗鳥疑應釋。臣叔年來已是癡。

貧賤論交誼愈親。可堪離聚太頻頻。憂能傷我還須遣。夢欲尋君恐未真。詩句高吟驚睡僕。程途屢問惱舟人。臨歧難忘良朋誼。先餞儂行後餞春。

迢遙驛路更三千。別罷慈闈轉黯然。甘旨可供難縮地。酸寒未脫豈登仙。梧江秋老鴻飛苦。穗石春深鶴夢圓。紅顏白鬚行握手。定逢父老在江邊。(時家兄擬由梧州移眷來省。)

能到滄溟眼始開。空濛積水現樓臺。乘槎誰竟登天去。擊楫還須渡海來。風雨騙人生別恨。山川容我選詩材。脚根自笑昂藏甚。踏遍韓蘇迹幾回。

迥首枌榆路渺漫。片帆西指海門寬。幾人能網珊瑚樹。此去聊餐苜蓿盤。從古大雲垂蔭易。自然小草出山難。參橫斗轉誰沽酒。定有書聲遣夜闌。

讀唐史

油衣從諫悟偏神。防社諸王識亦真。知道門雞啓爭漸。如何闔內許司晨。  
姚宋同稱宋望恢。巍巍碩德亦清才。歲闌肯作梅花賦。不肯權門作客來。  
父子危疑已莫容。調停骨肉孰追蹤。神仙自有千秋業。一首黃瓜保順宗。

途中雜詠

盡日肩輿踏翠苔。瘦牛猴策各崔嵬。(二山俱豐順界內。)奇峯亂插愁天破。飛瀑奔流恐石開。村酒不妨留客醉。高雲難遣出山來。嶺梅曾見誠齋面。冷落人間不受埃。(楊誠齋過瘦牛嶺句云。此行便是無官事。只爲梅花也合來。)

蓬萊右股割何年。重此經過覺惘然。才子聲名艱一相。(宋芷灣題白鶴峯詩。有奇才一相難之句。)仙人雞犬易昇天。悠悠瘖虎都頑物。草草梅花但夙緣。我欲攜筇登絕頂。四更時看日華鮮。

蓬萊灘(去灘數里。有慚愧祖師廟。)

灘頭禱神明。舟子乞餘庇。我行風色好。祖師休慚愧。

過藍關韓文公廟題壁

寄聲收骨瘴江邊。直諫心原鐵石堅。何事誠惶更誠恐。當時謝表太淒然。  
風濤險惡駭潮州。今日行人任去留。翻笑麒麟瀧吏語。附公詩集有千秋。

雲橫雪擁出藍關。鄒魯淳風變百蠻。誰使九原公再起。斯民今比鱷魚頑。

由歧嶺至老隆。田皆荒蕪。問之農夫。皆云去年九月旱至今矣。憮然而嘆。爲作是詩。

肩輿破曉行。野烟猶漠漠。殘霧罩空林。晨光喧凍雀。微風透車帷。頗覺衣裘薄。裘薄不足憐。歲荒乃爲虐。去秋旱至今。未見雨盈壑。農夫釋耒嘆。土堅安可鑿。寸寸刮龜毛。力竭止復作。縱然祝豚蹄。難望飽藜藿。頻年苦烽火。祇恐楚氛惡。大兵繼凶年。不謂古語確。瘡痍遍天壤。此身何處著。似聞江南北。賑荒民共躍。聖人施恩澤。官吏重囊橐。民憂誰共憂。民樂己同樂。休問監門圖。吾且擊吾鐸。

正月二十四日。舟次長樂七都河口。午後微雲漫空。北風獵獵起林木間。薄暮凍雲四橫。密雨如霰。被重裘。熾爐火。猶戰慄也。繼而蓬背瑣瑣。舟人相呼曰雪。起視則一白無際。船頭已厚三四寸矣。長年三老。咸詫以爲五六十年未見之事。柳子厚有云。越中無雪。遇小雪則羣犬蒼黃走吠。洵不誣也。然藍關亦粵地。韓詩有云。雪擁藍關馬不前。則此間古亦有雪矣。豈古今之氣候不同歟。姑紀之以質高明。並賦七古一首。

生平賦雪未見雪。夏蟲對冰真結舌。天公憐我寸眸小。故遣滕六鬥光潔。冷寒入骨醒始知。驚怪滿空飛玉屑。蓬窗試起何皓然。清光一片水接天。我欲破裘足自傲。卻愁凍僵雲中仙。昨從故園踏綠苔。千樹萬樹梅花開。花魂雪意兩高絕。肯侑丁子啣清杯。凝雲漸散風瑟瑟。長年束手猶戰栗。歲豐定兆三白瑞。

。腐儒一飽百憂失。舟行去家三百里。氣候攸殊已如此。世途屯蹇眼福亨。意外遭逢天不棄。君不見。錦帳羊羔醉未闌。那識人間行路難。

舟至河源。漫賦。

蓬窗無日不開尊。枕底看山緩討論。我亦泛槎同博望。乘風三日到河源。

蓬窗漫興（惠州作）

東風吹夢六橋西。海色天容一望齊。帆影遠連山樹闊。鶯聲柔壓岸潮低。蓬窗酒薄詩情減。客館花多眼力迷。莫管春愁流不斷。杜鵑何處盡情啼。（惠州西湖。亦有六橋。）

漫云千里是長途。自笑行藏等守株。世味漸嘗川比險。客懷無着月同孤。壯心未已慚驚馬。前路難行聽鷓鴣。我本傷春兼惜別。連宵鄉夢大模糊。

五年三度此浮槎。隔岸人烟剩幾家。鳥下斜陽窺戰壘。風來大野引悲笳。瘡痍未復驚烽火。景物依然感歲華。記得西園英石上。此時飽看木棉花。

遊惠州西湖。得二絕句。

幾日湖雲黯不開。湖心勝迹一徘徊。遙知七百年前水。曾載蘇髯去又來。

隨行能誦六如文。兒女情懷亦不羣。嫁得才人真幸事。千秋妓妾有朝雲。

舟中卽目

屈指離家已二程。遊蹤無定悔浮生。蓬窗悶坐渾無事。默數舟人打棹聲。

途中讀蘇秦傳。戲作。

一笑遊秦設計疎。百斤資盡返空虛。黃金自可驕妻妾。蘇季當年枉上書。

劉松庭翁孝義行（代）

吾聞漢時蔡順拾椹分白黑。一片丹誠能感賊。又聞宋時堯夫麥舟五百石。慨助故人無德色。此皆純孝高義載史書。古人所有今豈無。世人不信。請看秦和千秋鄉。堂堂劉翁真丈夫。（一解）翁生三載。慈父見背。行年十三。服賈楚南。生涯同馬磨。烏由奉旨甘。不期同舍生。指囷作投贈。噫嘻人間尙有魯子敬。（二解）交易日中。化居速矣。先生基緒。盡恢復矣。但不知高堂起居餐飯誰問存。平安千萬言。不如躬親溫。日立漢江望白雲。（三解）夢中依稀。神示之幾。謂倚閭人朝夕望而歸侍庭闈。急急掛帆夜兼晝。一千里程一里走。抵門母病已奄奄。吁嗟蒼蒼者天禱不售。（四解）拜畫圖。日磬趨。悲風木。泉魚哭。大江中流。遇一同舟。與談罔極。泫然悲惻。豈知客風雅。乃一胠篋者。幸哉頑石點頭虎搖尾。不然囊中之物早亡矣。（五解）卹廢撫孤。有危必扶。賑飢平糶。無微不照。疊荷絲綸光祖考。煌煌綽棹通雲表。匪綽楔之爲美。美潛德之耀。（六解）我舊史官。義當贈言。願人間世如公高誼。莫謂古

人今不如。君不見。秦和千秋鄉。堂堂劉翁真丈夫。（七解）

觀音山鄭仙祠側。有木棉十數株。亭亭矗立。高入雲際。花時萬枝毵放。其光絳天。洵數百年奇物也。朝夕相對。不可無詩。

排空橫絕出埃塵。二月風光此地新。不信紅顏無媚骨。能消豔福卽奇人。雲霞組織真如錦。桃李繁華不算春。難怪殊姿亘今古。世間塗抹總陳陳。

越王臺畔色網縷。一樹春光萬眼分。霸氣何妨鍾草木。異才真欲到烟雲。寫來花樣原無本。煥出文章賴有君。可是扶桑能捧日。幾回徙倚對斜曛。

入春先把豔陽催。枝葉全刪次第開。靄靄雲中神女下。亭亭天畔彩霞來。輪囷嶺外誰肝膽。閱歷人間幾酒杯。看到孤根能拔地。始知渠是不凡才。

霞蒸毵放挺千尋。謝得花時葉始陰。結果絲絲飛白絮。照人片片是丹心。竭來南國文章大。當日東皇雨露深。惆悵屈梁詩老在。都將佳句寵芳林。

羊城春興八首

風濤雨晦強登臨。九十韶華半夕陰。四序迴環催客鬢。一花開落費春心。從來宦海分深淺。不信浮雲變古今。偶上越王臺上望。碧茫茫草感難禁。



城北城南列鶴鵝。砲聲還比晚雷多。米薪市已驚珠桂。星月人猶醉綺羅。畜衆似聞占地水。洗兵端合挽天河。宸猷定靖鯨鯢穴。好向滄溟聽凱歌。

戰船森立畫旗涼。我自驅車過燕塘。曠野低雲天欲盡。早潮晚汐海何忙。地原斥瀆經烽火。木有棠梨易棟樑。聞道南交少珍寶。大夫應不羨歸裝。

恰好春回我也來。三年三見木棉開。感時誰立平蠻柱。懷古空登浴日臺。浩浩蟲沙歸劫運。茫茫草木孰兵材。黃昏靜聽潮頭吼。古壘蕭蕭浪打迴。

繁華從古勝中原。人海紛騰日夜喧。四面笙歌環錦地。一江風月葬花魂。寺前鉢盂能消劫。門內人原好受恩。付與漁樵談古事。巍巍翁仲悄無言。

五層樓外樹蒼蒼。弔古登高未敢狂。海國魚多愁引鱸。仙人鶴少且騎羊。東南霸氣餘黃葛。今古潮聲送夕陽。踏遍名園春已老。萬松濤捲酒痕涼。

妖氛飄警幾經秋。籌餉籌兵策總優。海屋氣消樓漸化。鮫人珠盡淚空流。關山渺渺難黃耳。風鶴年年易白頭。幾度碧天看雁影。梧雲何事尙勾留。

飽看羅浮眼色新。不知羊石有緇塵。無情磨蝎來嘗我。有約鶯花不負春。字可療貧珍積券。言難盡意悔干人。惠州纔過儋州近。願拜蘇髯笠屐身。

和陳棠谿儀部集弔古四律

到底奸雄死亦愁。分香枉自托風流。罵嘲能使公千古。疑信空憑土一坵。好色心同謀漢急。賦詩才比用兵優。遺碑廢瓦沙淘盡。留得文王二字不。（銅雀臺）

酒醺擊筑快歌風。亭長歸來狀不同。到此心餘烹狗憾。至今人說斬蛇功。三分雲氣亡秦楚。十萬雞聲憶沛豐。第一生平負心事。恩酬項伯竟無終。（歌風臺）

鷓鴣啼罷霸圖灰。鹿散人稀半綠苔。仇怨機深尤物出。笑啼情盡敵兵來。似聞避世心猶捧。誰見懸門眼自開。天要亡吳偏命永。甬東應不再徘徊。（姑蘇臺）

坵陵喬木尚蒼蒼。易水前頭事渺茫。去國如何輕樂毅。愛才從古遜昭王。自售馬骨臣心壯。夜現龍鱗敵祚長。我向臺前一迴首。鞭絲當日幾人忙。（黃金臺）

口占贈陳德輿重遊粵西

憶昔與君榕江初識面。當時兩人意氣如飛電。君旋捧檄從戎赴西粵。馬蹄踏破桂林山頂雪。雪花十月大如掌。笳鼓喧騰肝膽壯。帳中無花顏不開。左抱美人右酒杯。美人一唱一心醉。攜刀夜斫黃巢壘。策勛不告天府知。歸來高臥籬東籬。我時垂釣城西湖。往往醉中釣得淞江鱸。烹鮮行觴夜相對。十丈情深汪倫水。潭波悠悠潭水深。我心那得如君心。昨夜嚴風如竹洲。君今胡爲欲效雲將遊。送君欲別不忍別。

何時與君把臂同看榕江月。

讀唐史

唐季咸推裴相強。當時爭奈宦閣張。司徒綠野蕭閑甚。忘讀劉蕡痛哭章。京兆城南邸第開。祇將寶玉訓麤才。他時誤改金根字。可是而翁教得來。

眉

雙蛾如黛鬢邊侵。德秀風流愛執禁。燃到此間真是急。晝從時樣不嫌深。自然位置超羣動。可有涓埃報寸心。我擬九閭呼帝座。莫教毫末任高臨。

鬚

年來棄甲嘆于思。行樂風光怕見伊。不肯代人將老諱。果然如戟莫生遲。座間拂去慙難釋。頰上添來致亦奇。一笑漢宮餘宦者。幾多男子誤無髭。

鼻

昂然作勢鎮中央。鬼井神池瀚渺茫。臭味祇堪憑汝辨。酸鹹都覺代人忙。吹噓有力由中達。吐納無端引興長。一事羨君真快意。夜闌聞到木樨香。

口

雖黃無定問誰監。守到如瓶始不凡。我輩竟須留舌在。世人都合把金絨。盡情說餅消長夜。何處吹竽返老饑。誰試黃綾三百顆。腐儒空自夢酸鹹。

耳

無須過目又垂肩。社酒聊堪愈齒田。不信鬼還由額踊。有時人欲把規填。聲能作石文當擲。毀可銷金聽易偏。何日清涼說孫楚。枕流一爲洗塵緣。

目

雙瞳剪水寫盈盈。賴汝靈臺一點清。自是妍媸須辨別。可堪青白太分明。人衡豪傑宜防肉。我相驂騑當論兵。笑殺王戎炯如電。年年鑽李負虛聲。

宵征

大塊風常吼。平沙馬獨行。海雲催落日。隄樹答潮聲。飛鳥沒何處。村燈時一明。苦寒念衣薄。肅肅此宵征。

閒居

夢覺曉鐘寂。四窗朝日昕。雪晴簷噪鷓。風定嶂消雲。野圃松初滑。鄰家酒許分。浮生徒飽健。愧未事耕耘。

宿僧寺題壁二首

暝色在高樹。禪堂闕半扉。一樵穿石出。獨鳥破烟歸。僧老鬚眉古。山深蕨菜肥。夜闌人語寂。鐘磬數聲稀。

坐久萬緣淨。遙空明月斜。一燈照彌勒。四壁掛袈裟。吾亦托餅鉢。憑何悟葉花。寺門數行字。不望碧籠紗。

鈕少甫暨許從如明叔昆季將之韓江。賦此送別。

草長鶯啼動鄉思。離家頗覺風物異。胡爲君復向韓江。我來君去如相避。讀君春興詩。疑君筆下有蛟螭。一師二弟不啻昌黎驅籍湜。化爲雲龍上下相追隨。結交甫一月。交深僅十日。鈕生八斗貯才才欲溢。奇氣縱橫苦無敵。從如明叔亦自翩翩各擅風流揮健筆。揮篋倡和撥墨兼提壺。郵筒互遞醉中呼。叱咤強遣長鬚奴。道人蹣跚掩關早。往往日落敲門索詩如索逋。如何酣吟方適遽言別。想是天公惱我奇狂輕把天機洩。不然嶺東橫目何止億萬千。胡不大風一一吹使西南北。與君別。和君吟。我亦行將西問海雲深。夢魂隨君直到韓江去。天邊圓圓明月知我心。明月照東舍。亦復照西鄰。明月照古人。亦復照今人。古人肝胆湛然如秋水。今人紛紛奔逐耳目皆埃塵。願君長如廬山面目勿失真。望帆影。逐鞭絲。臨歧贈別言。留爲別後思。海南珊瑚千萬樹。故人迢迢未知網得當贈誰。人生不離別。海水不東流。何當飛渡

滄溟剪燈話舊無時休。插翅欲飛飛不得。相思但看天邊月。

旅館

天涯幾度誤歸期。旅館逢春意可知。紅杏乍開梅結子。去年記是燕來時。

移寓鄭仙祠遺興

客愁無着海雲邊。且向琳宮借一廛。滿眼兵戈難避世。四圍木偶易成仙。誰遊蒲澗刪凡骨。欲峻山門拒俗緣。盼到將軍題筆處。夜深孤鶴定踰躔。

狂來每欲駕雲騰。滿院閒雲喚不應。下界炊烟時隱隱。諸天樓閣自層層。宵深常愛窗留月。夢覺翻疑我亦僧。同對禪燈同戒酒。幾時方得證南能。

住久藤蘿闢暫疏。但留梅影不曾鋤。萬家燈火斜陽後。一枕鐘聲曉夢初。每喜名山容我輩。便將禪榻當吾廬。道人病骨支離甚。乞作東方罵鬼書。

金碧輝煌映夕暉。山靈氣象驟然尊。人居蓬島春難老。天入蠻荒候較溫。題壁詩妨山月笑。凭欄氣欲海潮吞。雪鴻迴首悲秋日。十載年華指漫掄。(余十年前就試。曾寓於此。)

清明

天涯難遣此時情。梓里家家上塚行。庭有杏花樽有酒。鄭仙祠內過清明。

有感

雨覆雲翻世態奇。雌黃百變費猜疑。天如可問天何對。豹到留皮豹豈知。三萬日間拚盡醉。百千年事莫  
沉思。支離傲骨還吾故。何日商山採紫芝。

斫地如聞抑塞歌。肯將真氣任消磨。人經積毀才方著。世有庸醫鬼始多。不信肝腸能劍戟。藉深閱歷是  
風波。埋頭拚與紅塵絕。除却詩魔伴睡魔。

憂旱（時寓觀音山寺。）

竟欲成荒象。誰將旱魃收。幾時天一笑。未信佛無愁。蕩蕩呼何益。茫茫數漫求。不堪生意盡。賣質到  
耕牛。

薄歎頻年憤。閭閻亦自安。豈期甘澍吝。并到插秧難。龜拆同千頃。龍慵付一嘆。天心愛民切。何忍聽  
凋殘。

去歲苦淫潦。田廬淹可傷。帆痕隱高樹。水勢漫平岡。倏忽陰晴變。徒勞涓滴望。大官誠禱久。幾日舞  
商羊。

竟夕風聲緊。看看雨勢雄。如何雲斂迹。仍見日懸空。盜况如毛聚。田還與石同。腐儒求一飽。無計格  
蒼穹。

舟次遇雨

江闊雨冥冥。千帆落遠汀。渡搖兩岸白。雲截半山青。去去客何意。瀟瀟風未停。惜春兼惜別。離思幾時醒。

佛山爲嶺南一大都會。甲寅遭賊亂。市舍居民。皆成灰燼。今買舟過此。樓臺金碧。又煥然一新矣。然生聚之餘。宜加教養。當事者其庶幾留意乎。

往歲曾經過。禪山氣象恢。如何秦一炬。竟使劫成灰。復見魚鹽聚。誰將元氣培。由來蛟蜃地。容易現樓臺。

過三十六江樓

三十六江樓。江光一色收。樓頭仍北向。江水自東流。節相當年業。烽烟幾度秋。從前鷓鴣事。莫問水邊鷗。（樓爲阮制軍造。從前鷓鴣味極盛。）

投硯洲

未到還珠浦。先經投硯洲。古人多儉德。相去忽千秋。

過肇慶峽

買舟西南行。擊楫擬直上。逆風三日吹。寸心殊快快。况此兩峽水。束縛勢欲放。溯流如登天。未意到



已慌。何期東北風。相約期不爽。急如箭離弦。快若魚脫網。後望浪轉深。前觸波忽兩。入耳聲颼颼。開眼色蒼莽。不辨天東西。但覺身俯仰。四圍絕飛鳥。日光時曠曠。危崖懸深青。觸眼不及賞。一息三十里。破浪無須槳。須臾水勢平。始覺天蕩蕩。漸見端州城。氣宇頓清明。途艱獲默佑。順今補逆曩。造物意深厚。逸福令後享。磯頭坐漁翁。相對神一往。休爲望若歎。聊作濠濮想。風塵可息肩。烟水吾其倘。

自肇慶江口至新興河頭。舟中紀所見。

十里過來江口。一條轉出清溪。不知前路遠近。盡日黃鶯自啼。岸石垂垂欲墜。野花處處相逢。隨意紅黃紫白。無分春夏秋冬。村女偶來汲水。牧童時唱采茶。望見炊烟隱隱。隔林知有人家。帆影掛來側側。微風吹到絲絲。不問去來何處。隨水隨風所之。山外晚霞一抹。維舟恰好相當。漁父船頭醉臥。一層網曬斜陽。夢裏微聞戛玉。岸邊誰竟吹笙。疑是簫韶迭奏。不知田水聲清。繞過沙洲數頃。轉出蘆花幾灣。不是逆風逆水。那能飽看青山。篷底猶留雨脚。岸邊新插秧針。農父扶犁何處。但聞叱犢餘音。

晚來船泊桐村。月影隨人如附。呼童早掩船窗。欲把月光留住。  
遊屐新州曾到。釣遊陳迹依然。渡口白鷗飛送。想來記得當年。  
峭壁突立舟前。不過去天尋丈。古來仙佛飛升。應在此間騰上。  
四面亂山橫截。五丁到也難開。忽見前頭帆影。不知何處飛來。  
洞口幾灣清淺。爬沙始過一洲。自笑人非夏竦。如何陸地行舟。  
臥着匡牀理釣。不巾不襪飄然。不敢臨風長嘯。恐人疑作神仙。  
十丈長繩牽曳。儼如空際遊絲。看盡船來船往。溪邊閒煞鷺鷥。  
窗外真山真水。眼前春樹春雲。此是天然圖畫。休倩小李將軍。

過黃泥灣遇雨

春草綠萋萋。春光望欲迷。風停驚雨密。山盡覺天低。滑滑黃泥路。青青白石溪。前村剛飯熟。忽聽午  
雞啼。

舟次不寐

香篆看將直。雨聲聽到無。關心數村柝。屈指計程途。屢起辨窗色。欲眠聞鳥呼。一聲孤櫂響。明日又  
何都。

黃泥灣以下。山色奇絕。

屢與篙工約。奇山報我知。忽呼春夢覺。真使眼光疑。峭壁怒將立。危崖勢欲欹。隔江重迴首。蒼翠尙迷離。

宿茶亭有感。題壁四律。

半月琮南路。登車第一程。海風迷日色。山樹吼濤聲。小住依方丈。（時宿普濟寺。）前途望太平。（次日卽太平站。）客愁消不得。村酒覺無情。

昨日陽春道。看山眼界開。奇峯當面插。空翠打頭來。詩思春留住。鄉愁夢補迴。如何遍烽燧。沃壤盡蓬萊。（肇慶一帶。土客械鬥經年。民不聊生。）

米價沿村貴。何時始息戈。竟成蝸角勢。不管鵠形多。禍恐將癩養。人難望腹餒。菜根供過客。有缺向誰歌。

仄徑聞車響。斜陽看鳥還。宦途愁白眼。歸路記青山。有句留泥爪。何人念痼瘵。冷官空攬轡。無術補時艱。

宿普惠寺

薄暮入僧歸鳥回。禪堂小住空塵埃。三間破屋背風住。兩個攤僧肩水來。翠竹蒼松似識面。黃花白菜聊

舉杯。天涯他日再經過。展齒一雙尋舊舌。

紅花道中

幾費君平問卜錢。天涯蹤跡轉茫然。一春愁緒真如海。四月行裝尙着棉。祇恐風塵磨道路。敢辭山水結因緣。紅花花色知何似。應有梅村可息肩。

途中見牛車有感

晨發清湖塘。山徑多崎嶇。道逢牛車來。輪聲嗚呀呀。老牛轉足艱。兩耳濺濺垂。其後物重壓。其前人坐塵。客商謀計精。積負皆纍纍。心力苦相負。途長嗚向誰。主人不相量。動輒加鞭笞。辛苦竭性命。爲君積厚貲。我乘肩輿行。願此增嘆噫。世人盡物力。不問性所宜。力耕受驅叱。負荷復糜爛。有間靡不搜。不容天巧私。造父善御馬。不令馬力疲。事當留餘地。願告君子知。

雷州道中懷古

雙眸嘗盡九州烟。踏遍天涯尙有天。月影幾窺人止酒。江流難信客歸田。此邦遷謫多名宦。何處消魂不杜鵑。欲問二蘇遊屐跡。海風吹沒近千年。

宿下橋旅店。次壁間韻。

何年問訊到東橋。(一路多竹。)茅店雞聲又此宵。殘柝五更歸夢亂。雜花三月客心搖。詩徒紀日難消

遣。槎可浮天不算遙。撲面黃塵剛半月。一帆風送快明朝。

遂溪道中

輿上續殘夢。途長盡日間。野平天接水。村遠屋連山。寄信難黃耳。開懷共白鷗。客懷真似草。留待幾時刪。

陳棠谿儀部詩集題辭

北斗人爭仰。浮雲迹久忘。出山誰畫虎。避世自看羊。（先生告歸後。掌教羊城十九年。海上看羊之語。先生所自述也。）黃葉階千片。新詩錦一囊。陽春難索和。天水任宮商。

非李非韓杜。風騷矯派真。直將三寸管。喚起九泉人。（集中詠史詩最多。）鑿古追狐董。憂時泣鬼神。淒涼王子作。肝膽亦輪囷。（集中自王子後。多憂時感事之作。）

海國頻烽燧。天心醉可虞。火消魚已爛。功在骨憑枯。枉下長沙涕。難還合浦珠。監門如再出。鴻雁定成圖。

十載瞻韓願。雲泥迹竟逢。花間分廈庇。（時余寓先生家中。）一代數詩宗。逸興絲桐托。閒情翰墨鍾。攜將海南去。奇氣壓蛟龍。

陽春舟次。寄許子雙明府。

櫓聲柔軋客程遙。孤艇宵征夜寂寥。袖有新詩行色壯。囊無白鏹戒心消。偶成好夢渾難續。飽看奇山不

待描。啼盡子規歸思急。爲誰攀折柳條條。

李寅階廣文。榕江卸篆。賦詩留別。次韻送行。

鸞飄鳳泊幾經秋。每喜忘機伴海鷗。舊雨竟招千里外。高風難得一樽留。半腔忱赤天難問。到處雌黃口易悠。惆悵浮雲滿西北。幾時纔學向平遊。

琮茅無地卜靈氛。且醉床頭一甕雲。青眼幾人能憶我。綠波何處更逢君。關山烽火難傳訊。風雨丹鉛好策勛。爲憶探梅老何遜。銀鈎應不負殷勤。（謂同事何廣文。）

蝸寄年年嶺海濱。出山空自笑因循。論交每薄金張輩。持已休慙郭許倫。學道恐防仙骨淺。看花終讓世緣親。故園修竹應無恙。少個尊前問字人。

鱣堂三載快披襟。磊落才華冠藝林。冷面草同吾有癖。應聲蟲笑客何心。眼前酒力因秋減。別後詩情比水深。何日雲龍共追逐。一枝聊借碧梧陰。

題吳思亭青霞外集詩卷（代）

酷熱蒸人不可耐。戶外喧呶擾人海。遺詩投我喜欲狂。滿目乾嘉名士在。思亭先生詩骨高。筆妙直欲窮秋毫。鈞天清響同調少。恍如獨鶴鳴江皋。奇氣驚人何咄咄。集外殘章更清發。夢裏常懷舊雨松。（有題錢鐘石侍郎畫松詩。）醉中記看西湖月。就中傑作數蘆花。恍惚哀琴猶未歇。（卷中蘆花詩最佳。）

何意山陽聞笛弄。零縑斷絹誰珍重。郎君攜稿索徵題。（其子小亭別駕。攜稿索題。）天涯走遍吟肩聳。  
。西風獵獵髮成絲。四十年來真一夢。縹緲乞遍公卿字。粵水閩山時攬轡。每從東閣寫官梅。幾向西華  
嶽葛幘。五層樓上偶高歌。拚與山僧同一醉。無端邂逅南海南。枕邊酒飽濤聲酣。自言先澤恐湮墮。欲  
使法界尊瞿曇。佛頭何處可着囊。但覺舌本回味甘。憶昔吟壇峙桑梓。鴛湖風月人爭美。儀徵相國最傾  
襟。簾石山舟同倒屣。卽今陳迹等雲烟。塵土清空俱幻耳。（卷中引坡翁語。）沉沉夜雨長莓苔。海風  
倒捲珠簾開。錦囊夜半發光怪。莫被蛟龍攫取回。但留手澤存堂構。世間得失何有哉。匆匆掉頭欲歸去  
。只當人間偶相遇。鷓鴣啼遍嶺東西。君欲囊詩向何處。海色蒼茫白浪腥。曬歌三疊請君聽。中流展卷  
忽迴首。天外餘霞青更青。

途中讀項王傳。感題。

得時使欲彭城住。失勢愁陪父老羞。拋却功名就鄉道。此公風義足千秋。

合浦鄉村風景。頗與湯坑相似。惟湯坑無手車耳。

沿溪修竹有人家。蟹熟蝦香酒易賒。絕似故鄉風景好。只多來往獨輪車。

張質鶴先生。邀同周嘯生呂可叔諸君。遊海角亭東坡亭東山寺等處。回寓後小飲梅花書屋。卽景四  
律。（并呈呂移村太守。）

纔嘗浮粟泉中味。（瓊州浮粟泉。亦東坡所品題也。）又上天西海角亭。八百年餘春夢迹。一千里共晚潮青。文章從古招磨蝸。宦轍何妨等絮萍。我欲憑欄更瞻眺。客懷詩思滿蘆汀。

東尋清樂與長春。緝數鴻泥證夙因。到此瞻天應有日。（公北歸寓此。榜有萬里瞻天四字。）繼公作客恐無人。荔奴鼻祖供吟咏。學士頭銜付夢塵。記起靈山好柑橘。經過曾否一嘗新。（公廉州咏龍眼詩。有端州柑與橘。未易相可否之句。）

出城秋色打頭來。又向叢林訪辨才。詩爲參禪除綺語。僧因迎客掃塔苔。記會兩屐登臨遍。誰把雙丸日夜催。我輩遊踪尙陳迹。古人爭得不塵埃。

照人歸路有斜陽。各話離懷更盡觴。南食居然香味好。西風漸覺暮秋涼。拂簷已見梅枝早。破夢遙聞畫角長。共說韜鈴富嚴鄭。遠看傳檄掃樓槍。（時靈山有捷音。）

武利墟食同蒿菜。色碧味腴。因憶東坡種菜詩。艱難生理窄。一味敢專饗二語。感賦。  
盤餐草草見秋蒿。一味都堪慰老饕。生理艱難愧前哲。聊供詩料快揮毫。

黃升三明府遨遊靈山三海岩。石室天然。恍入畫圖。引觴相對。心魄俱振。

行盡天西異境開。癡心欲把畫圖猜。書生別有閒消受。戎馬叢中訪勝來。  
峭壁無端又作窩。玲瓏透瘦復嵯峨。若教當日元章見。惹得兄前拜更多。



幾道泉流未肯閒。時從石罅散潺潺。此間便要分清濁。仔細思量再出山。（時將赴萬安任。）  
絕頂都容拾級登。洞天眞景賞難勝。諸仙定有乘風至。可惜巖前喚不應。  
洞外烽烟又幾霜。牙旗紅捲陣雲涼。老僧不管人間事。手剔松花話夕陽。  
草檄餘閒興未疎。題詩擬把碧苔鋤。魯公腕力須珍惜。留向明朝寫捷書。（升三善書。）

留別張質翁

甫思小住又蹉跎。纔信流光等墨磨。客久每愁鄉夢少。性情翻惱古書多。良朋可耐都無俗。酒勢難降定有魔。何日塵緣謝簪組。西湖同着釣漁簑。

早行

嚴更膏秣問俞津。已見霜橋馬跡新。自詡早行人更早。各緣何事困風塵。

白沙旅店。借可叔弟早行。

雞聲喔喔柝悠悠。五夜衝寒賴敝裘。曠野烟迷燈破曉。重關葉落馬嘶秋。風催畫角醒殘夢。天送青山入醉眸。酒首南賓一惆悵。遙烽數點未曾收。（時靈山未收復。）

重宿普惠寺

過去客如水。諸峯青至今。驚人留屐齒。邀月證禪心。默數漏長短。不知秋淺深。重來嗅菴蔔。何處是

山林。

宿五藍曉行

秋風滿天地。驅馬去郵亭。落葉浩無際。長空時見星。漁燈明遠浦。雁語度寒汀。錦帳高眠客。何時醉始醒。

改官萬安。留別琼州知好。

檢點天涯首宿盤。官途從此路漫漫。屠龍技在心猶壯。畫虎人多類恐難。烽火秋深愁攪轡。蓬瀛夢斷枉丹。飛鴻儘向東西印。風雪微茫着爪寒。

依傍宮牆鐫漫懸。一氈小坐水雲邊。敢期舍瑟能鏗爾。未必藏刀竟善然。鐵鳳幾番摧矮屋。琼漿無地醉高賢。年來自笑模稜甚。菱刺磨成芡實圓。

擬謁蟠居地半弓。東方罵鬼術徒窮。何來人世金銀氣。小助騷壇土木工。遍種芭蕉招舊雨。偶栽桃李亦春風。庭前誰忘珠蘭樹。度度花開酒不空。

積水茫茫百洞環。廿回圓過此儉閒。楚人畢竟思鉗我。遠志何妨暫出山。未信灌夫能罵座。可曾揚寶見啣環。文章意氣俱塵土。獨立遙峯數鶴還。

觀海頻年興更高。書生眼福此真豪。看無山色天連水。聽有雞聲日湧濤。破浪可能通玉漢。乘風誰竟跨

金鯨。獨疑兩樣滄波色。孰向中流仔細淘。（分水洋以南色綠。其北色黃。）

般提攜若亦勾留。小住原同不繫舟。借筆題詩僧誤喜。拈花作供佛無愁。碑殘餘篆欣同搨。亭遠來生約更遊。（白衣菴景遠亭。錢移村太守席中有此語。旋太守舟至半洋。遇風由昌化回瓊。在景遠亭榜一額曰我更奇遊。）珍重片函誇異菓。準攜饑口上廉州。（太守書來。極誇廉州水菓之美。）梓里遙遙夢不禁。慈闈眠食倍關心。捧來毛橄顏應喜。撫罷牙琴賞孰深。浮粟有香誰品鑑。青梅無價莫追尋。天南幾樹甘棠在。都許鸚鵡借綠陰。

難免臨岐惜別情。離懷半向酒杯傾。至今南浦波猶綠。從古西江水本清。望斷雲龍天外影。愁聽鴻雁澤中聲。鉛刀且自殷勤拭。車乘翹翹畏友生。

### 舟宿河頭

渺渺山程轉。迢迢水驛連。小慵書應睡。久客路消年。歸夢時桑梓。行裝遞葛棉。舟中豈知悶。一醉且陶然。

### 舟退後戲作

看看鄰舟盡向前。退飛如鷓笑長年。平生事事居人後。下水船同上水船。

### 咏史

僥倖成名史册留。嚴顏數語竟千秋。眼看敵騎長驅入。漫說將軍是斷頭。

### 新興夜泊懷舊

千里廉州月。相隨尚皎然。近村鷄唱早。下水棹歌圓。樓閣明殘夜。鴻泥感往年。前程杳何處。愁着祖生鞭。

新序校釋卷第一續

會稽石光瑛

孔子在州里。

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論語集解衛靈公篇引鄭注、作萬二千五百家爲州。萬字衍文。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一黨五百家。五五二千五百家。鄭彼注及州長內則注並云。二千五百家爲州。不應論語注獨異。故知衍也。釋名釋州國曰。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

篤行孝道。

篤、固也。（見王引之爾雅義述聞）。孔子言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篤行孝道之證也。

居於闕黨。

闕黨、闕里也。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太平寰宇記。孔子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豐相圃之東北。所謂洙泗之間也。漢書古今人表有闕黨童子。厥闕聲相近。古通用。說文足部有蹶。或作蹶。是其證。未審孰爲正字。及其命名之義。閻若璩曰。家語、顏絲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朱子引入集註。作孔子始教而受學焉。削去闕里字。讀集註者。皆不知其故。蓋孔子時無闕里之名。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

僂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於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闕。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既至升堂。爾時闕尙存。尙可得其名里之由。若後代迹旣湮。闕里志者。有一能知者否。曾告之朱錫鬯。錫鬯爲躍然。顧氏肇域記。於曲阜縣則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自魯兩觀魯象魏在雉門之旁者。春秋所謂雉門及兩觀也。是也。豈孔子士庶。而徵居於外朝之地哉。以此知家語果王肅私定。以難鄭氏。古文家語。那得有闕里字。朱子削而存之。有以夫。(四書釋地)。案史晨碑望見闕觀。乃指孔廟之闕觀。水經泗水注。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百餘步卽靈光殿基。二者均與闕黨無涉。閻氏混而同之。誤矣。馮氏景解春集補遺內。有與闕百詩論釋地書。詳辯其失。卽其所稱躍然之朱氏。其曝書亭集中。答閻徵君書。正申顧氏之說以駁闕。則闕說殊未可信也。(二書文繁。不具引)。宋翔鳳四書釋地辯證。據本書此文。證闕黨卽曲阜之闕里。並引太平寰宇記以考其地。又引禮記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曾子子夏。皆孔子居闕里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間。正是闕黨。其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異。散文通。當時以爲闕黨。後世可名闕里也。史晨碑所云。自指孔廟之闕觀。何休公羊注。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漢高帝以太牢祠孔子。故當時廟貌。亦用王侯之制。得立闕觀。魯相饗孔子。望見此闕。自當起敬。若靈光

南闕。與孔廟何涉。而式路慶邸邪。知既非靈光之雙闕。亦非春秋之兩觀矣。閻氏本水經注。謂闕里以雙闕得名者。穿鑿之說也。兗州府志云。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前無典據。益出傅會。光瑛案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三續、均云。闕里、里名。蓋已覺前說之失。惟以闕里別乎闕黨。據兗州府志爲說。則仍誤。故宋氏附辯之。宋說極精。合馮朱二家集讀之。則闕說之非。益顯然矣。闕黨之子弟收漁分。有親者得多。

古稱父母爲親戚。或謂言親。(詳同卷禮義章。稱父母爲親。今人尙如此)。有親者有甘旨之奉。故得多。荀子儒效篇。收漁作罔不。說詳五卷注中。說苑政理篇。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亦此意。得猶取也。呂氏春秋順說篇高注。得、取也。五卷引此事得字正作取。孝以化之也。

盧文弨曰。卷五孝下有弟字。荀子儒效篇同。案上文兼言孝弟。此處當有弟字。因孝及弟。古人文法恆如此。此采荀子文。亦不當刪弟字。(盧說見新序拾補。以後凡引盧說不注書名者。皆拾補文。盧校例言以各本異文。錄入明何允中本。以後凡係何本者。皆即何允中本也)。疑此章偶奪。或後人以承上句有親言。故妄刪之耳。

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里。服從其德。

孟子公孫丑上篇。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彼言七十子、舉大數。魯有沈猶氏者。

孟子有沈猶行。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曰。沈音審。廣韻二十一侵。沈直深反。漢複姓魯有沈猶氏。朱彝尊孔子門人考。謂據廣韻則沈字不當讀上聲。錢大昕潛研堂答問九云。問沈猶之沈。當讀何音。曰、平上皆可。廣韻所云。(引見上。故從略)。是平聲讀也。漢書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王子侯表作沈猷。晉灼顏縮並音爲審。沈猶蓋地名。魯有沈猶氏。曾子弟子有沈猶行。蓋以地爲氏者。則讀上聲亦可通。案朱說本王觀國學林。然古人不分四聲。似不必膠泥。錢說是。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

飲羊飽之。使羊身重。可多取直。今俗宰牛羊豕者。喂水。輸入牛羊豕身中。食之損人。蓋卽此類。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

佚當作洩。說文人部。佚、佚民也。論語假作逸。又水部。洩、水所蕩洩也。二字義別。洩與淫同。皆取水泛溢爲義。古失佚逸洩字多通用。左傳隱四年。驕奢淫洩。所自邪也。作洩。用正字。此用假借字。

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

市、各本作氏。今从宋本。鬻、沽也。當作賣。經典多段鬻販字爲之。豫俗本作遇。王引之曰。豫、猶誑也。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原注、豫與誑同義。賈疏云。恐有豫爲誑欺者。失之）。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詐亦誑也。惑謂之猶。亦謂之豫。（原注。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與與豫同）。詐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案古無麻馬馮等韻。奢音讀如渚。本書節士篇石奢。呂氏春秋渚宮舊事作石渚。可證）。說文。奢、張也。爾雅曰。倂、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淮南覽冥訓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爲相。市不豫賈。（原注。索隱云。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失之）。說苑反質篇曰。使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並與此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見所著經義述聞）。俞樾讀鴟冠子秦錄篇。百化隨而變。終始隨而豫。注。豫、暇豫也。俞氏釋爲變。謂凡言不豫賈者。皆謂不變其價值。而解者多以凡事豫則立之豫說之。王氏始正其誤。然但豫云猶誑。不知豫有變義。由未讀鴟冠子此文。故知古書不厭多讀等語。光瑛案王俞說是。變亦乃有誑字之義。二訓相參。其意始備。



。惟僞家語作不儲賈。是以豫爲豫儲。乃王肅之謬。王氏曲爲解釋。未免傳會。不可盡信耳。孔子世家。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飾、謂增其值以待議減。可證此豫賈之義。

孔子將爲魯司寇。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

說苑權謀篇。魯有公索氏。索慎一聲之轉。疑卽公慎氏也。

慎潰氏踰境而徙。

踰、越也。境當作竟。言逃出境外。

魯之鬻馬牛者不豫賈。

鬻荀子作粥。馬牛荀作牛馬。各本奪者字。非。今據荀子補。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

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案飾賈卽豫賈也。足與上引王俞二說相參證。

布正以待之也。

布正荀作必蚤正。俞樾曰。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蚤。故誤爲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辯矣。非十二

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爲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隸書或作帑。亦與脩字右旁相似。（見所著荀子平議）。案俞說近是。本書此文及五卷皆作布。並誤。荀子脩身篇。脩正爲笑。強國篇。隆在脩政矣。政與正通。卽脩正也。漢書匡衡傳。聖德純備。莫不脩正。賈山傳。顏師古注。脩正謂脩身正行者。宣帝紀。詔云。吏民厥身脩正。潛夫論巫列篇。人君身脩正。賞罰明者。皆脩正二字之見於傳記者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郕費之城。

郕叔孫氏邑。昭二十五年左傳注曰。在東平無鹽縣南。費季氏邑。或作鄆。正篇作郝。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曰。郕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南十里。定十二年墮郕。卽此。又曰。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啓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江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郕。郕亦在魚臺。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枋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郕費爲叔孫氏季氏之邑。此言季孟者。便文稱之。且孟氏亦與有力也。墮、毀也。左氏定公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郕。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

墮費。杜注云。三都強盛。將爲國患。故毀之。仲尼時爲司寇是也。據傳文。則三子皆與於斯役者。而孟氏之城。始終未墮。故順文言季孟墮郕費。讀者勿庸深泥。齊人歸所侵魯之地。

定公十七年經。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杜注。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疏云。傳言孔丘使茲無還揖對齊。要令反汶陽之田。乃與之盟。齊人爲是歸此三邑。知三邑皆汶陽田也。孔子世家敘孔子折齊侯事。解景公懼。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也。由積正之所致也。

積、漸漬也。

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論語子路篇文。言以身正物。不待號令而人服。禮記大學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淮南主術訓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繆稱訓曰。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論語子路篇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皆與此義相發。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

孫叔敖、楚莊王令尹。漢表列三等。續郡國志注。葬南郡江陵城中白土里。嬰兒、小兒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趙氏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竟東竟。去海尙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丘。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史記說苑列女傳謂進自虞丘子。呂氏春秋謂沈尹筮力。新序謂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案此事見五卷。乃莊王感相者之言。而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等。非相者招聘之。閻說微誤。又本卷亦記虞丘子進叔敖事。閻氏失引）。皆無起家海瀕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令尹騫艾獵。乃爲賈子。賈字伯贏。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因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瀕。不七八年。莊王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爲賈乃爲呂臣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爲楚鄙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占籍。上繫諸先人與。毛奇齡經問答張燧云。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新序說苑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注原是有據。以愚考之。則實楚之夢國人。楚莊王滅夢。然後薦而舉用之。史記孫叔敖傳。謂

叔敖楚之處士。虞丘相薦於王。代爲楚相。未審何所人也。惟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爲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蓼國地。卽春秋寢丘。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於宣八年滅蓼。宣十二年卽有孫叔敖名。見於策書。則以蓼名期思。必蓼滅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丘之薦。而舉爲令尹。此固案之春秋。互證之它書。而顯有然者。况史記滑稽傳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言。封寢丘。正以寢丘卽期思。本叔敖故居。因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蓼國。爲蓼人無疑。若云楚公族。則公族世爵。未有身爲令尹而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不卽予以爵者。此其誤始於服虔杜預之注左傳。而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爲艾獵城沂。其明年。晉楚戰於邲。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爲兩年相距不遠。而止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列國多有之。况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旣曰令尹孫叔敖。又曰孫叔爲無謀。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爲賈之子。明屬兩人。其所大誤者。則以戰邲時隨武子稱有爲敖。而杜氏以爲卽兼稱也。武子以爲楚雖與戰。平時討鄭入鄭。軍政秩然。且以爲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云云。此言平時也。其時爲敖不在軍也。杜氏旣疑令尹屬一人。而爲敖一名。則又氏本爲獵。而名近孫叔。是必一人而兼稱者。遂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一軍之中。叔敖旣帥師。又使典軍制。勢必不能。此爲敖是宰。楚制有令尹大宰二官。令尹極尊。大宰極卑。策書大宰伯州犂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爲敖大宰合作一人。侍人賈舉

非死者賈賈。名雖連稱。人實有兩也。襄十五年。鬻子馮爲司馬。此鬻艾獵之子也。世本亦不識叔敖出處。然不致謂叔敖艾獵是一人。但鬻艾獵者叔敖之兄。故其注鬻子馮則曰叔敖從子。今杜氏謂艾獵與叔敖一人。則鬻馮爲艾獵子。卽叔敖子矣。乃其注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焉。閻氏謂鬻賈官司馬時。爲子越椒所殺。故其子叔敖竄處海瀕。則又不然。宣四年。鬻賈爲工正。與鬻椒共譖殺令尹鬻般。而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旣而椒復惡賈。囚而殺之。因攻王。王遂滅鬻氏。是賈以怨殺。並非國法。且王滅鬻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讎患。而竄處遠地。至於式微。然則其曰舉於海何居。曰。此正所謂期思之鄙人者也。蓼本楚外國。而期思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東注於海。禹貢、淮與海並稱。地志、淮康與海康共稱。居淮之瀕。卽居海之瀕。以淮通於海也。是以從來稱淮地多稱海疆。如魯詩來淮夷。則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則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蓋海不必在波濤間矣。况國語於吳曰奄有東海。於越曰濱於東海之陂。而蓼介楚外。原屬吳越。春秋楚滅蓼時。有云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吳越屬國中也。吳越名海。則期思亦海矣。周氏稱中辨正云。叔敖辟仇遠竄。此情事所或有。閻說近之。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毛胙祭。杜注。蔣在弋陽期思縣。水經注。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蓼國也。文五年傳。楚滅蓼。杜注。蓼、今安豐蓼縣。然則非期思也。判然二地。毛說非是。梁玉繩漢書人表。亦譏毛氏選

肥好奇。不取其說。盧氏文弼鍾山札記。謂宣十一年傳杜注。以鷩艾獵爲叔敖。十二年邲之戰。隨武子言鷩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鷩敖。非卽叔敖乎。則其爲一人。爲鷩氏。實無可疑。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蓬賈之子。蓬卽鷩也。（案蓬俗字。當作鷩）。服虔注左傳云。艾獵、鷩賈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鷩敖一言。可爲鷩氏之塙證。與其信諸子。不如信傳。孫氏星衍孫叔敖名字考云。鷩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讀爲遜。與敖相輔也。左傳宣十一年曰。鷩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下云。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又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鷩賈之子。是也。鷩賈蓋有二子。一鷩艾獵。一鷩敖。字孫叔。旣稱叔。宜尙有兄矣。服虔以艾獵與敖爲一人。與世本異。敖字孫叔旣兩見傳文。何以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漢碑以爲名饒。饒敖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案諸說各有所見。周氏辨期思非蓼。邳塙。毛氏以叔敖爲期思鄙人。非公族。然楚相非王族不用。前人考之已詳。毛氏四書改錯云。孫叔、蔣之期思人。其地與蓼相近。則固自知其失而改之矣。（改錯成書在最後）。毛釋海瀕之說甚精。爲諸家所不及。未可盡非。朱氏

謂孫叔字。敖名。讀孫爲遜。與敖配。則敖非美德。何以取爲名。又謂加字名上。猶孔父嘉之例。不知孔乃嘉之氏。非字也。朱氏讀孫爲遜。則是字。非其例矣。且以孫爲字。終覺未安。或者孫乃其氏。食采於蕩。其人一名二字任便稱之耳。（名饒之說。古書無徵。恐不可信。碑或別有據）。潛夫論志氏姓云。令尹孫叔敖者。蕩章之子也。汪繼培箋。謂左傳服杜注。皆以蕩賈爲孫叔敖之父。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異寶知分篇。並云賈子。其注淮南汜論訓則云。孫叔敖、楚大夫蕩賈伯盈子。或曰章子也。以叔敖爲蕩章子。蓋古有此說矣。

出遊。

遊當作游。

見兩頭蛇。

兩當作兩。爾雅釋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郭注。岐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頭蛇。爲越王約髮。亦名弩弦。案雪臆本枳作軹。釋文、本或作葵。郭巨宜反。孫音支。云蛇有枝首者。名曰率然。是孫讀爲枝。郭讀爲岐。岐枝枳葵軹。音並相近。廣雅、枳枝也。楚辭天問注、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艸之實。自相啄噬。顏氏家訓勉學篇。蟲有蝮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蝮、古之虺字。卽枳首蛇也。羅願爾雅翼云。枳首者岐頭。蓋兩頭也。大如指。



一頭無目無口。然兩頭俱能行。一名越王蛇。亦名越王約髮。亦名越王弩弦。舊云、見之令人不利。然孫叔敖殺而埋之。亦無它異。未可信也。今生甯國者。墨鱗白章。長盈尺。人家庭檻中。動有數十同穴。又予所見。夏月雨後。有蛇如蚯蚓大。但身有鱗。蜿蜒而行。其尾如首。不纖殺。亦號兩頭蛇。則不足爲異、明矣。爾雅以爲中央之異氣。今東南多有者。蓋彼四方皆極荒遠。此比之爲中爾。又今此蛇皆以越王爲名。則不獨在中央也。（卷三十二）劉恂嶺表錄異云。兩頭蛇嶺外多此類。時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腹下鱗紅背錦文。（聚版本背譌爲皆。據爾雅翼引正）。一頭有口眼。一頭似蛇而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謬也。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埋之。南人見之如常。其禍安在哉。（下卷）陳藏器本艸拾遺云。兩頭蛇大如指。一頭無口目。兩頭俱能行。云見之不吉。故孫叔敖埋之。恐後人見之必死也。（本艸綱目卷四十三引）。張耒雜志云。黃州兩頭蛇、一名山蚓。云是老蚓所化。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引同上）此與羅氏之說合。郝懿行爾雅義疏引陳氏說而駁之云。一頭無口目。何以能爭食相齧。又駁孫炎說云。孫子九地篇。率然者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非兩頭也。案郝氏駁孫說是。至陳氏云一頭無口目。則一頭有口目可知。劉恂亦有是言。郝說似未足以難之。藝文類聚九十六引郭璞贊云。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殺而埋之。

埋當作藪。說文艸部。藪、瘞也。从艸。經聲。周禮段經字爲之。今俗作埋。歸而泣。

賈子新書春秋篇。作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游而還。憂而不食。列女仁智傳。作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爲嬰兒之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論衡福虛篇。作楚相孫叔敖爲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其母問其故。

列女傳論衡無上其字。

叔敖對曰。

賈子作泣而對。列女傳論衡無叔敖二字。

聞見兩頭之蛇者死。

賈無此句。列女傳句首有吾字。無之字。論衡作我聞見兩頭蛇死。郝懿行曰。蛇有枳首。與魚有比目。正類相同。比魚所在皆有。兩頭蛇額外極多。人視爲常。而云見之者死。此流俗妄談耳。（王安入列女傳注）。

嚮者吾見之。

鬻字俗。當作懸。作向亦非。經典多省借作鄉。賈作今日吾見兩頭蛇。列女傳作今者出游見之。衡論作向者出見兩頭蛇。文各不同。

恐去母而死也。

賈作恐去死無日矣。列女傳無此句。案此語深表叔敖之孝。自不可省。賈子無去母二字。亦非。論衡作恐去母死。是以泣也。

其母曰。蛇今安在。

蛇今、賈作今蛇。論衡亦同。列女傳同本書。

曰。

列女傳論衡句首有對字。

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

賈作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矣。列女傳作吾恐它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論衡作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文各小有異同。

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

賈曰下有無憂汝不死五字。聞下有之字。列女傳曰下有汝不死矣句。吾聞二字作夫。下多不同。陰德

、潛德。人所不知之善行也。史記韓世家贊。此天下之陰德也。漢書于定國傳。子公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丙吉傳。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王陵傳記陳平之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陰禍與陰德對。亦謂人所不知之奇禍。

天報以福。

論衡作天必報之。

汝不死也。

賈子無此句。接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顯有挽誤。論衡作汝必不死。

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引事至此止。

及長。爲楚令尹。

令尹楚執政之官。論語邢疏云。令、善也。尹、正也。言善人正此官也。《案楚官名多爲尹。不但令尹也。列女傳於汝不死矣下接云。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文多不同。

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治迹未章於外。而人已信之。感孚在平時也。諸書記此事。詞語各有出入。無關宏旨。御覽九百三十三引賈子下注云。新序同。亦謂所記事實略同耳。恐去母、孝也。殺蛇、仁也。孝弟者、仁之本。此論語開篇大義。本書因之。故首章言孝。而次章由孝以及乎仁。舍孝無以求仁也。中壘之學。粹然純儒。卽此可以窺見之。

禹之興也以塗山。

帝禹夏后氏。姒姓。(周語)。父曰鯀。母曰女志。帝繫、史記索隱引帝王世紀。生於西羌。(後漢書戴良傳)。在位八年。(依竹書吳越春秋說)。年百歲。(史記集解引世紀)。都安邑。(水經注六)。一曰平陽。(唐風譜疏引皇甫謐說。又云。或于安邑。或于晉陽)。又云晉陽。(見上)。漢表列一等等上聖人。塗山國名。吳越春秋無余傳。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大戴記帝繫作女僑。漢表作女趨。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世本作女媧。(案媧乃嬌之誤)。路史作后趨。注引連山作攸女。楚辭天問注。謂禹以辛酉日娶於台桑之地。尚書皋陶謨篇(益稷)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是其事也。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登禮中嶽。見夏后啓母石。師古注引淮南子言塗山氏化爲石。石破生啓。水經滙水注亦有啓生石中之語。其說荒誕。不足辯。女趨漢表列二等。班氏自注云。禹妃塗山氏女。生啓。師古曰。趨音邱遙反。案尚書辛壬癸甲。史公以爲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鄭康成云。

登用之年。始娶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治水。吳越春秋云。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媯生啓。啓生不見父。晝夜呱呱啼泣。列女傳母儀篇曰。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旣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禹去而治水。諸家解辛壬癸甲之義。及啓生與治水前後。其說不同。楚辭天問曰。焉得彼塗山女。而通於台桑。王逸注、言禹治水。道娶塗山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則更以娶女在治水之後。總由師說各別。傳聞異辭。要以鄭注所言爲得其實。水經注。淮水自黃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壬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水經注所引呂氏春秋。今書無此文。蓋久佚。其曰自辛壬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與鄭注合。足證鄭所據。乃漢以前舊說。雖佚文彌足珍貴。塗山之塗。說文作龠。云龠、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塗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虞書曰。予取龠山。光瑛案許備列二說。不加判斷。近儒解尚書者。亦多持游移之見。江氏聲謂時代久遠。傳聞異說。不能定其孰是。故許備著之。近人李慈銘息茶閣日記。則以龠山與塗山是兩地。龠山自在會稽。因此山而特制龠字。塗山則在漢爲九江當塗。在晉爲淮南壽春。（原注。晉志淮南郡下亦有當塗縣。注云。古塗山國。而杜氏云。在壽春東北。案壽春今爲壽州。當塗今爲懷遠縣。兩處地界相接。非今太平府之當塗也。）在唐爲濠州。乃古塗山氏之國。禹所娶者。塗塗古今字。後人牽合龠塗而一之。致滋異說。


。漢志九江當塗下應劭注曰。禹所娶塗山氏國也。其文甚明等語。李氏調停二說。似得解而實無理。愈塗通用字。使果爲二山。許君不當以九江當塗之說。注於塗下矣。且會諸侯一地。娶女一地。許更不應引娶女之事。注於會合諸侯之山下矣。况說文引書曰。予娶塗山。字正作塗。許用孔氏古文。安得謂禹所娶者是塗山。非塗山乎。且塗是俗字。李氏豈不知。而乃與塗山分爲二地。殊爲武斷。塗山之爲何地。許君已不能定。而詳考經傳。證之事理。則似以九江當塗之說爲優。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未嘗謂其卽會稽山也。魯語、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亦未嘗謂其卽塗山也。會稽山自在今浙江紹興府治東南十二里。塗山自在今安徽鳳陽府懷遠縣城東南八里。北麓下有古當塗城者。二地判然不同。自漢儒誤合內外傳所言爲一事。故說文以會稽山釋塗山。段玉裁且云。禹以前名塗山。禹以後名會稽山。許以今名釋古矣。然考之吳越春秋。禹登茅山以朝羣后。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爲會稽。其文明白昭著。是會稽山本名茅山。不名塗山也。會稽山之名見於史傳者。若史記封禪書。漢書劉向傳。諸家注解。從無以塗山釋之者。而漢地理志九江當塗下。應劭則明注云。禹所娶侯國。而當塗之縣。又以山得名。則其地當在今之懷遠。益無疑義。且會合諸侯。地取適中。會稽偏居東方。何取乎此。若塗山雖近南。尙非偏僻。故杜注以壽春東北當之。又案帝王世表。大禹元歲丙子會塗山。八歲癸未巡狩。崩於會稽。足證會塗山是一事。巡狩至會稽又是一事。會塗山。卽左

傳所言合諸侯於塗山。巡狩至會稽。卽外傳所言致神。吳越春秋所言會計也。事隔八歲。何可混合。  
（因巡狩而修崇望祭祀之禮。故云致神）。且禹娶女在治水之先。爾時淮水未告成功。禹跡未至江南。  
。何緣得娶會稽之女乎。故許君雖兩存其說。要終以後說爲長。

桀之亡也以末喜。

桀、發之子。名癸。在位三十六年。（依竹書說）。湯放之於南巢三年。卒亭山。（竹書）。漢表列八  
等。末喜、桀妃。晉語作妹喜。楚辭天問作妹嬉。漢表作末嬉。列八等。呂氏春秋慎大覽。伊尹奔夏  
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  
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  
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列女傳。桀置  
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案呂氏之說。頗屬誣妄。湯以至仁伐不仁。何待決之於夢。其不實可知。晉  
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韋昭注。有施、喜姓之國。楚辭天問曰。桀伐蒙山何所得。妹嬉  
何肆湯何殛。王逸注。桀伐蒙山國而得妹嬉。然則蒙山之國。卽有施氏喜姓國。沈約注竹書乃云。桀  
伐山民。（山民當作岷山。下同）。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瑛。愛而無子。斲其名若華之玉。若華  
琬。華是瑛。棄其元妃妹喜於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其說尤怪謬。路史後紀從之。無



譏甚矣。但桀當日所嬖。或不止末喜。梁玉繩人表考引管子輕重甲篇。女華者桀之所愛。韓非子難四。桀索岷山之女。呂氏慎大覽。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路史國名紀六謂蒙山卽岷山。則妹喜出於有施之國。非蒙山二女。辨王逸說誤。然楚辭明云桀伐蒙山。又曰妹嬉何肆。則妹嬉卽蒙山國女。亦卽有施氏女審矣。意者蒙山所得。不止妹嬉。更有琬琰。事未可知。而沈約謂桀愛琬琰。棄妹喜於洛。則此事不見經傳。不值深辯。漢書外戚傳注云。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是桀與末喜同被放死。無棄洛事。小顏之棄取甚明。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今淮南子無此文。或卽小顏所本。而淮南脩務篇但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譏以其過。放之歷山。無與妹喜同舟浮江之文。蓋所記互有詳略爾。末喜或作妹喜。或作末嬉。或作妹嬉。推荀子解蔽、史記外戚世家、及本書作末喜。皆聲近通用字。梁氏謂本作妹喜。未爲妹之省。宜從未。斥諸書作末爲非。不知未末一聲之轉。古字通用。翁方綱跋倉頡廟碑。謂以未爲末。凡二處。俞樾讀書餘錄云。世以上畫短者爲午未字。上畫長者爲本末字。此俗說也。漢人尙無此分別。若以六書之義言。午未字象木重枝葉形。篆文作。則隸書上兩畫。長短如一。方有重木之象。至本末字從木。一在其上。則上畫長短。可隨人便。觀此碑末字上畫反短。可知俗說之無據矣。以上俞

說是。凡未末士士等字。上下畫初無一定長短。梁氏人表考於曹沫下。謂沫字索隱音止葛反。改从未爲誤。失與此同。未喜字或加女旁作妹嬉。猶且已之加女旁作姐改。乃後出字。鄭珍說文新附考六。言之詳矣。（說文無妹嬉二字。古止作未喜）。漢表以桀與末嬉並列八等。沈欽韓曰。桀紂並稱。猶之湯武。不當分異。錢大昕曰。孟堅敍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欲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依此桀紂當並列。桀與末喜于莘在八等。紂列九等。又失載崇侯。皆傳寫之奪誤。

般之興也以有莘。

國語史記外戚世家作有娥。列女魏曲沃負傳。般之興也以有莘。漢表有新氏列二等。班氏自注云。湯妃生太丁。師古曰。新與莘同。列女傳言有莘氏生外丙仲壬。御覽百三十五引列女傳云。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文各不同。案後漢書文苑崔琦傳注引列女傳。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爲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妒也。御覽百三十五引、湯妃有莘之女也。擇德高如伊尹者爲之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妃有序。咸無嫉妒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誨有成。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均與今本全不同。呂氏本味篇作有佚。楚辭天問又作吉妃。左傳趙武曰。商有姚姒。字又作姚。皆聲近通用。毛詩、駢騷征夫。晉語、說苑奉使、列女傳二、說文

姦部、並引作莘莘。玉篇人部、楚辭招魂注、廣韻十九臻、並引作佚佚。卽其證也。有莘氏國名。竹書。河亶甲之世。佚人叛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佚。佚人來賓。則佚在殷世爲疆國。大戴記帝繫篇。蘇娶於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漢表女志蘇妃有甄氏。列女傳。太姘者、武王之母。禹後有甄姘氏之女。胡承珙謂於太姘別之曰禹後姘氏。而湯妃則曰有甄氏。明非一地。若蘇所娶有甄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故莘城是也。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城在縣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顛之君拒湯於莘之虛。此卽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閻氏四書釋地云。汴州陳留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太姘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三十里。道遙遠矣。（見所著毛詩後箋二十三）。案胡氏辨莘有二地、是也。

紂之亡也以妲己。

亡史作殺。以作髮。紂、乙之子名辛。尙書作受。受紂音相近。非異名也。（見西北戡黎傳）。周書克殷、呂氏當務篇作受德者。嚴元照曰。古人自有此例。受德二字。見尙書立政。馬融曰。受所爲德也。周書克殷則曰。殷末孫受德。孔鼂注。紂字受德也。史記周本紀作季紂。正義曰。周書作受德。受德紂字也。呂氏當務、受德乃紂也。尙書鄭注、書序孔傳立政、皆以受德爲紂字。猶大戴記帝繫云。

替腹產象傲。補注云。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劉景升與袁譚書。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其實象傲之文。見於堯典。傲言其性、非號也。而乃云象傲。後人乍見此類。未有不疑其誤者。與受德可互證也。（娛親雅言卷三）。案嚴氏說極通。受德猶言桀德。（見尚書）。非其人之名字。僞孔不善體切語氣。猥云帝乙愛焉。爲作善字。則真稟語矣。紂在位五十二年。（依竹書說）。以甲子日兵敗。取寶貨自燔死。漢表列九等下下。梁玉繩曰。桀紂皆名也。而獨斷殘人多壘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呂氏春秋功名注、殘義損善曰桀。賊仁多累曰紂。史記集解、賊人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通典禮六十四途以桀紂爲證。皆不足據。書戴黎疏云。殷時未有證法。後人見其惡。爲作惡證耳。（人表考卷九）。以上梁說斷從書疏最允。惟桀紂是字非名。以桀紂爲惡證。猶白虎通義以堯舜禹爲美名耳。（引見前）。獨斷壘字、疑壘之通借。人仁亦通用字。妲己紂妃。（漢書注、妲音丁葛反）。有蘇氏之女。己姓妲字。紂伐有蘇。以妲己女焉。（見晉語）。竹書紀年云。帝辛九祀。伐有蘇。獲妲己以歸。通鑑前編則在八祀。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紂二年納妲己。諸說不同。未詳孰是。但晉語云。黃帝之子青陽。與夷鼓同爲己姓。則妲己固貴族之女也。潛夫論潛歎篇。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歎女。紂乃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爲俯而泣曰。君之年者邪。明旣衰邪。何貌惡如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

因白九侯不道。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脯炊女而烹九侯。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盡室重閉。惟恐紂之聞也。藝文類聚御覽諸書引帝王世紀。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縣於太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頭。縣於小白旗。古今注云。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是斬妲己者。一謂召公。一謂太公。說又不同。周書克殷云。乃適二女之所。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孔注、二女妲己及嬖妾。史記周紀云。已而至紂之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是妲己外尙有一人。梁玉繩據此。謂妲己未定是后妃。（案此辨漢表注云紂妃之說）。然帝王世紀又云。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則妲己外有二人矣。此皆無可深考。但紂亡後。妲己亦死。則諸書所載甚明。惟後漢書孔融傳。謂武王以妲己賜周公。諛調之語。近於侮聖。不足辯也。鄭珍曰。玉篇作妲改。非古。說文無妲字。妲字古亦不从女。今凡書傳例作妲己。後世改耳。古女有名旦者。鄭旦是也。例以桀妃末喜。古籍多不从女。或加作妹嬀。正相似矣。（說文新附考六）。鄭說極是。明楊慎外集字說云。妲己卽妲己。引字統云。黑而有豔曰黹。考說文黑部。黹白而有黑也。从黑、旦聲。五原有莫黹縣。使黹爲妲己之本字。說文不容不引。經傳亦從無書妲己字作黹者。（人表考漏采此說）。楊說殊未可信。俞樾引史記楚世家有熊黹。漢書功臣侯表有僕黹。皆以容色得名。謂黹爲妲己本字。不特得其字。且可想其容。其說殊滑稽。不免好

異。見所著茶香室續鈔中。不敢引入經說。蓋亦自知其不可信也。妲己之字當作旦。從鄭說爲長。漢表列九等下下。

文武之興也以任嬭。

史作周之興也以姜嫫及太任。與此異者。史泛言周興。故推本於姜嫫。此博言文武。故獨舉任嬭。毛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又曰。太姒嗣徽音。乃此文所本也。文王者、季歷之子。名昌。武王、文王之子。名發。諡法。經天緯地慈惠愛民曰文。剛強理直克定禍亂曰武。文享國五十年。年九十七。都豐。葬於畢。武王爲西伯十一年。爲王六年。年九十三。（路史引竹書作五十四。今本作九十四。非也。羅泌不信文王世子之說。今姑從禮記）。遷都鎬。葬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史集解引皇覽）。漢表並列一等上上。太任文王母。大明詩、摯仲氏任。毛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周語注以摯爲仲虺後。唐書任氏薛氏世系表、路史後紀五國名紀一謂仲虺後。祖已七世孫成徙封於摯。潛夫五德志任作姪。後出字也。太姒后妃。武王母、莘國之女。莘禹後姒姓。與上有莘異地。（說詳上注）。汪師韓韓門綴學云。鄭氏忠允以太姒爲文王繼妃。龍眠錢秉澄田間詩學推明其說。以爲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明爲文王卽位之初年。文王年九十七。享國五十年。則四十七卽位。若太姒年正及笄。齒不相當。大明又曰。續女維莘。續、繼也。明以莘女繼莘女也。意必文王爲世子時所娶莘女

。是太姒之姊。不祿無子。中年再娶於莘。而得太姒。故曰倪天之妹。其曰維行。乃女子有行之行。禮重嫡長。珍重其女而尊稱之。卽謂太姒居長亦可。安知太姒之姊。非其伯叔之女乎。此說甚新。余疑長子蓋指初娶莘女言。行訓爲往。必姊妹同嫁於周。猶謂娣姪從之。未定是不祿而卒也。光瑛案錢汪說可備一解。而皆無塙據。其解長子維行一句。終不能自圓其說也。舊注倪天之妹。言尊之如上帝之妹。此如後世稱天人天仙。凡贊美人者多如是。不必穿鑿傳會。多生曲說。太任太姒。漢表列二等上中仁人。

幽王之亡也以褒姒。

史作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以上皆國語所載史蘇之譽。又見列女傳。幽王、宣王子。名涅、見竹書。皇天大紀作涅。漢表春秋世族譜作宮涅。周紀作宮涅。詩譜疏引紀作宮皇。呂氏當染注作官皇。通鑑外紀古史通志作宮涅。宋庠國語補音謂宜從涅。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生。諸說不同。梁氏人表考謂作宮涅爲是。惟名涅。故又作生。說文腥鯉並作腥。知古字凡从星者恆爲生也。案梁說近是。賈子、先生者先醒也。亦其一證。諡法、蚤孤隕位。雍遏不通。動靜亂常。皆曰幽。在位十一年。爲犬戎所虜。漢表列九等下下。褒姒、幽王妃。褒國之女。姒姓。後立爲后。水經注沔水篇。褒水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南流入於漢。案漢褒中縣屬漢中郡。古褒國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

括地志。褒國故城在縣東二百步。是也。史記夏本紀論云。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褒氏。潛夫論五德志同。是褒國姒姓也。褒姒亡周。莫詳於國語史伯告鄭桓公語。鄭語云。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爲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又云。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史伯之言。真如燭照數計。是幽王亡於褒姒之事也。詩正月篇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滅滅古今字。漢表褒姒列九等。

是以詩正關雎。

正、始也。史作始。毛詩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案列女仁智傳、法言孝至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儒林傳、漢書杜欽傳、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古文苑張超譙青衣賦、均以關雎爲刺時者。乃說詩之旁義。非正義。魏源書古微論之甚允。今人多申毛詩以難三家。不知三家詩與毛初無不同。愚舊有關雎詩時代考。論之甚詳。別存集中。茲不觀縷。子政此文。蓋亦主旁義說。

而春秋褒伯姬也。



伯姬魯女。宋共公妻。列女貞順傳云。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致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案左傳以爲如宋致女。與此異。於義左氏爲長）。伯姬既嫁十年。恭公卒。至景公時。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案此敘伯姬事。本穀梁襄三十年傳。中壘治穀梁。故引之也。（內惟敘保母先至爲異）。公羊亦美伯姬之賢。此外散見各書。如淮南子秦族訓。春秋繁露王道篇。皆以伯姬貞信。見大於春秋。惟左傳有女而不婦之言。胡安國著春秋傳因之以非伯姬。趙氏坦作宋伯姬論。反復申辨。以駁左氏之失。略云。伯姬之心。以禮爲重。以避去爲輕。禮之所在。卽義之所在。而謂舍禮而取

義乎。古所謂權者。舍小節以全大節。非謂舍大以全小也。婦人之大節。其在守禮乎。抑在避害乎。况伯姬、蔡婦也。則亦安於禮而已矣。何權之足貴。楚王之將嫁季芊也。季芊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伯姬之見。固有出於季芊之上者。而謂不待傅姆而行乎。楚昭王嘗與貞姜約曰。召則以符。其後水大至。王使召。失持符。貞姜曰。符未至。不可去。貞姜獨非婦人乎。何以非符不行。卒歿漸臺。能識貞姜之所守。可與言伯姬矣。公穀得之。陳氏立公羊義疏、鍾氏文烝穀梁補注、皆引申傳義。著伯姬之賢。陳氏更謂左氏于伯姬。初無貶辭。其說反覆甚詳。茲不悉錄。平心論之。伯姬自不失爲賢婦。但守經而未能達權。左氏之說。最爲平允。趙氏必以避害爲輕。守禮爲大。此宋儒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可以矯薄俗。而不可以語中庸。可以責賢智。而未可以繩氓庶。爲伯姬者。火至避之它所。援嫂溺則援之義。不害爲賢。君子必不從而譏之也。陳氏謂左氏初無貶伯姬之詞。甚是。伯姬之行。賢知之過。春秋大之。左氏安得貶之。女而不婦之說。亦別開一徑。教人以處事之宜耳。不然、禮順人情。使必執魁倚絕特之行。責庸衆以所難。則事旣窒而不通。人將疑吾道爲迂闊而不近情。害滋大矣。然末俗澆漓。背理違義。習爲固然。恬而不怪。如伯姬者。行雖未合乎中。固吾道之干城。中流之一壺也。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春秋大之。不亦宜乎。《禮疏》子春族訓云。宋伯姬燒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也。

###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 二 來稿須直行繕寫并加句讀
- 三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四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無論掲載與否概不退還
- 五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任便
- 六 來稿請寄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 每月十五日出版(零售每册八元)

| 預定辦法  | 國內及日 |      |     |
|-------|------|------|-----|
|       | 香港澳門 | 南洋歐美 |     |
| 半年六册  | 四十八元 | 六十元  | 一百元 |
| 全年十二册 | 九十六元 | 一百廿元 | 二百元 |

### 同聲月刊 第三卷 第九號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經售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

南京漢口路十九號  
 南京朱雀路邀賢井十四號  
 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上海河南路棋盤街  
 上海福州路二七一號  
 北京北海公園內鏡清齋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各大書局

### 廣告刊例

| 等次 | 地位      | 全     | 半     | 四分之一 |
|----|---------|-------|-------|------|
| 特等 | 封面裏及底封面 | 三百元   | 一百五十元 | 八十元  |
| 優等 | 正文前     | 二百元   | 一百元   | 六十元  |
| 頭等 | 正文後     | 一百五十元 | 八十元   | 四十元  |

# 中央儲備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壹萬萬圓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南京

總行

行址 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英文CENTREBANK (各地)

電話 二二二一〇  
二二五四一  
二二五八

上海行址 外灘十五號

分行電報掛號 中文八六二八  
電話 七四六三  
七四六四  
七四六五  
七四六六 (各部)

△本行特權

- 一、發行本位幣及輔幣兌換券
- 二、經理國庫
- 三、承募內外債並經理其還本付息事宜

△本行業務

- 一、經理國營事業金錢之收付
- 二、管理全國銀行準備金
- 三、代理地方公庫
- 四、代理政府存款及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五、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六、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七、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八、代理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國庫券及公債
- 九、買賣國庫券及外國貨
- 十、買賣生金銀及外國貨
- 十一、辦理國內外匯兌及發行本票
- 十二、以生金銀為抵押之放款
- 十三、以國民政府發行或保證之公債庫券為抵押之放款
- 十四、代理政府辦理之信託業務
- 十五、代理政府辦理之信託業務

蘇州支行 行址：觀前街  
杭州支行 行址：太平坊  
蚌埠支行 行址：二馬路  
寧波支行 行址：江廈路  
廣州支行 行址：長堤大馬路

蕪湖辦事處 行址：中二街  
常熟辦事處 行址：老縣場  
無錫辦事處 行址：北門大街  
南通辦事處 行址：西大街  
揚州辦事處 行址：左衛街

太倉辦事處 城內稅務橋  
鎮江辦事處 寶塔街  
嘉興辦事處 望吳橋  
常州辦事處 西瀛里  
泰縣辦事處 彩衣街